

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

雌 月 季

中篇小说

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雌 月 季

白天光

雌 月 季

白天光*

1. 肖家花铺

木香镇是辽河第一镇。一条官道就在镇的中间穿过，在街的北头又甩出一个三岔路口，继续往北是科尔沁左旗的通道；往南直通奉天；往西是进关的道，也叫京路。木香镇清初就是个小小的驿站，到了清末这里成了商业重镇，因这里交通方便，水陆皆通，关里关外的人都临近，到了民国初年，这里就成了地道的三省交界的大集市。镇边有国军十六营镇守，镇上还有警事局、官邮驿站、盐事局、课税局，看不出是个小镇。镇上商贾云集，过往的行人也多，镇上一条官街十二里长，百十多家店铺依次排开，店铺的掌柜口音各异，本地人却不多。这里的生意也五花八门，正经的生意是店铺，还有摆地摊儿的，走街串户的。街头街尾还有唱戏的。但街东是翠莲楼，戏唱的是莲花落子；街西是场子搭台，戏唱的却

* 白天光 36岁，现为阜新市文联专业作家。已发表小说近百万字，即将出版长篇小说《黑幔帐》。

是山西梆子。在木香镇还有一些古怪生意，也是暗地里的生意，做黑活儿的和做红活儿的。做黑活儿的是职业杀手，给足了钱就帮你杀人，不管警事局的人多精明，也找不到杀手；做红活儿的是帮你借腹生子，生孩子的都是保定过来的又粗又壮实的少妇，一生一个准儿，是小子就抱走，是丫头给你退钱。红活儿基本看不到保定少妇。黑红两活当然都不挂幌子不贴招牌，有“阎观爷”管这事儿，阎观爷不是一个人，是个影子，木香镇人知道是在镇上暗中出没的人，但又说不准是哪一个，阎观爷是阎王爷和观音菩萨的合称，也是准到家了。

木香镇上的生意也有淡季，那就是早春二月到三月之间。这时候关里关外的人都忙农事，没心思到木香镇上来。偶尔也有几家生意不错的，最好的要数街北的肖家花铺。肖家花铺很惹眼，一条街上灰蒙蒙的，人在街上走，眼睛一亮时，肯定走到了肖家花铺。肖家花铺的店面不大，只是两间青瓦房，有个小院儿，院前临街还有两间小房，前脸是敞开的两扇大窗户，一扇窗户占去半间墙面，窗台向外接出去有半丈长，是青石板，青石板下面还有烟道，看着倒是像一铺搭在窗户外面的火炕。青石板并不平整，分出了依次的三个台阶。三个台阶就摆了三排月季花，里面一排是开粉色花的月季，排头立着桦木板，白漆红字，遒劲的大楷，写着：粉妃脂；中间一排是开黑花的，花朵很大，花盆摆得很稀，排头立的不是桦木板，是一块铜板，字是镂出的，是颜体黑狮头，下面还有个落款：法空僧题，己酉秋；前排的排头立的是杨木板子，刨得很平，未涂漆，露着白茬儿，也是红字，分不清是行草还

是隶书，写着：肖济红，韩岐之题。没落年号。肖济红就是店掌柜，韩岐之是她的丈夫。肖济红把最前排的红月季命名为肖济红，这本身就是惹眼的事。肖家花铺就经营三排花，许多年也没换过样，这三种花都是抢手货。粉妃脂是让满屋生辉的花，适合后宫摆放，也是女人花，每年京都有人来拉粉妃脂，京都的花贩子有一拨叫粉妃花爷，就靠到木香镇来讨生意；黑狮头是月季中的极品，买的人不多，买一盆顶粉妃脂十盆的价，木香镇的头面人物家里都有一盆黑狮头，有人说它还能避邪；肖济红和它的主人一样，不金贵，但淡雅中也有绮丽。它的花不太大，花骨朵儿却很饱满，很结实，含苞待放时入药，是极品。肖济红这花还有奇绝处，就是永不败落，一枝月季四季开，天天生蓓蕾，这就是很奇怪的了，但人们还不认它。肖济红认定，早晚人们会认这肖济红新品种，就像这条街上的人渐渐地认她这女掌柜一样。

肖济红能到木香镇当花铺掌柜，也许是命里注定的事。肖济红是个很苦的孩子，她父亲是还俗的僧人，她从生下来那天起就没见过母亲啥样。当她向父亲问起母亲的时候，父亲总是脸色难看地说：她让狼吃了。肖济红到懂事的时候起才渐渐地感到父亲说的是假话。父亲在当地人们都叫他花和尚，这里有双重的意思，一是父亲好拈花惹草；二是父亲是有名的育花高手。但父亲育的花不是月季，而是君子兰。父亲叫肖船，法号寂空，受过很好的教育，从小就入僧门，师从大师法空。法空是朝廷被贬的太监，通琴棋书画，更通食笈和花笈，有许多著作。藏入朝廷的有《百岁食笈》和《百草花笈》。法空被贬的原因不是政治原因，除了他的精明，还有朝

廷的太监主管怀疑他未阉尽，说他眼里有鲜丽的东西闪动。法空做济元寺的住持，为第十九代方丈，他不悲不喜，不怒不乐，整日摆弄君子兰，让寺院里的僧人随意做事。刚进寺门的肖船做法空的侍僧，法空很喜欢他，因为肖船有心计，眼中也有事，重要的是，他和法空有相同的脾气和秉性。法空每到月初的初七这天总要下山去，一说是化缘，二也是为见一个还俗的道姑。肖船知道这其中必有一些男女之事，但聪明的肖船还是错了，原那道姑也是育花的奇人，后来道姑死了，交给法空两样东西，一本书，一包花子儿。那书一直被法空藏着，没露面，但那花子儿却在翌年开春的时候，法空让肖船撒到寺院后山坡，撒了一大片。到秋时，僧人都在寺院的豁墙上往外望，见血红的一片，正是开得很艳的月季。这花远看近看都很妩媚，让僧人们一阵眩晕。花在僧人眼里都是淫物，这也让僧人们很不安分。当年就有几个僧人还俗的。但最早还俗的还是寂空，这年他十七岁，在寺院已经呆了整十年。他还俗的原因很简单，就是为了一个女人。这年夏天寂空随师傅到山下的凌原府的知府家做法事，知府的老母亡故，很排场，去了许多达官贵人。在知府的宅院里，有个贵夫人向寂空和法空师傅求签，寂空帮她抽出了好签，几日后，那个贵夫人骑马又到济元寺的山下，和寂空幽会了一次，这些被法空看在眼里。法空劝诫寂空：“你要知道！那个妇人是知府通判的夫人，通判是正六品的官位，小心你的脑袋！”寂空听了师傅的话，没再和通判夫人幽会。到年底的时候，通判夫人在法空化缘的路上拦住了他，说：“通判已经病死了，我也要嫁人，请让寂空小师傅还俗……”法空却一笑：“通判

没死，他升了京师的五城御史，把你休了。”那女人不说话了，只是低头呜呜地哭。

法空看着跟在他后面的寂空：“你看，你该还俗吗？”

寂空低头说：“我该还俗。”

法空哭了，不知哭的是是什么，半晌才说出一句话：“红尘无忌，人非草木，六根皆净，而五行有序，阴阳俱在……”

寂空说：“我虽还俗，但佛家善心永驻……”

法空说：“我怕你还俗以后没法活下去，眼前的女人可能身无分文……”

那女人说：“我还有些细软，够置些田地……”

法空说：“钱为身外之物，人有技艺方能立足，红尘污浊。人海中济济而活，不能哀怨求生也……”

寂空盯住师傅的脸。师傅就从怀里掏出一布包，交给寂空：“这是泯慧尼姑的秘籍，也是给我的奇物，如我不是一介净身的宦官出身，我也当是还俗娶她。这秘籍已被我背诵心上，这原本就给你吧，也是算我给你还俗的礼物，它既能让你悟出做人的秘籍，也能让你身怀绝技……”

这是一本奇书，叫《雌月季秘籍》，七字歌诀，一百首，也是一部花经，文字晦涩。后来肖船在破译这本书的时候，颇费了些气力，但这部《雌月季秘籍》改变了他的生活，让他在失望和无援的生活里找到了生存的希望。知府通判夫人和他并没有生活多少日子，他们在吉林的通化镇落了户，那女人比肖船大十六岁，又是一个淫念不改的女人，后来她跟一个牛贩子跑了，把只有六个月的孩子扔给了他。

肖济红从小是个懂事的孩子，她不哭，她的眼睛很有神，

父亲常把她放在一个柳条筐里。她在筐里看父亲育花、养花，她看见盛开的月季时，脸上还有笑。那一年，父亲育出奇花，是破译《雌月季》第一首歌诀里的秘籍得出的结果，那歌诀是——

丹心赤血得神土
晨阳星月孕花魂
一枝清香抖春意
百种风情济红云

丹心赤血不仅是一种精神境界，也是深谙了“土”的秘方；晨阳星月不仅是一种勤劳，也是给花浇水、施肥的时间……最后一句是花的姿态。肖船的苦心没有白费，他育成了永开不败且厚骨重叠，红而不烈、艳而不俗的月季新品种，他在兴奋的时候，把这个花命名为济红，同时也把一直叫“丫”的女儿，叫了肖济红。

肖船育花卖花，生意不算好。通化是个穷镇，达官贵族也很少，肖船卖花的钱只够填饱肚子。这年春上，一个财神进了他的家门，这个财神是通化镇有名的中医韩生水，他一进屋，就看着摆了一炕的月季，又将鼻子贴近它们，使劲地嗅着，然后冲肖船说：“兄弟，能给我摘一朵，放进嘴里尝一尝吗？”肖船舍不得让人摘花，且这花又不是吃的东西，就说：“花可看，不可食。”韩生水摆手：“此话差矣，可食之花才是花，不可食之花为妖也……”

肖船不忍心让他摘，就在炕上拾起一落下的残花递给他：“今日刚落，尚有鲜气，可尝。”

韩生水将花放嘴里，吧嗒了许久，然后咽下去，清了清

嗓子唱道：“月季花温，调经宣服，瘵病可治，又消肿毒……”又对肖船说：“兄弟，可知这是啥歌？乃先人之经典《中草药四百味歌诀》之月季花一目……药神李时珍说：万物皆可入药，而草木惟上……妇科大典《济阴全书》，第一味药就是月季。但月季入药，分为阴阳两品，色中取也，中医很重色泽，粉月季为阴品，红月季为阳品，其他颜色忌入药……兄弟的这月季是阴品，我都要了，但我不搬你的花盆，我只要你的花朵，每月你给我送去一筐，价格随你出口……”

济红月季给他带来了财运，他将后院的园田地都种了月季，到秋天，他足足给了韩生水一麻袋月季花瓣……

十几年以后，肖船和韩生水成了密友。一天，韩生水宴请肖船，席上，两人都喝得脸红了，韩生水说：“我们是天生的朋友，你是船，我是水，咱们谁也不能缺了谁啊！”

肖船说：“那是。这辈子我也是托了你的福，水涨才能船高啊。”

韩生水忽然握住了肖船的手：“咱们成亲家吧……你把闺女嫁给我儿子。”

肖船一怔：“我只知道你有两个闺女，怎么还有儿子？”

韩生水说：“我儿子从小就送到了京城他大伯那里，我大哥在京城朝廷的太医院做左院判，也是正六品的小官，我儿子师从太医多年，医法不在我之下，可惜……”韩生水叹了口气：“宣统下台，太医院解散，我大哥气极身亡。我儿子本该回通化，但他嫌这里闭塞，施展不了行医大道，在京城又无立身之地，就自己在关外第一镇木香镇开了诊室，生意还好……”

肖船想也不想地说：“这么好的孩子，我们是高攀了……”

年底，韩生水的儿子韩岐之回通化，和肖济红成婚。但韩岐之没有把肖济红带走，让她照顾老人，六年后，肖济红才被韩岐之带到木香镇。开始他们生活很顺，但几年以后，他们连遭不幸。三年里，韩生水、肖船相继故去，这年冬天，又遇横祸。一天韩岐之被人拉去出诊，三天没有回来，等第四天早晨被人送回来时，他已经变成了残人，双腿断了，还伤及阳物……肖济红整个人都傻了，但她还要救丈夫，为了救丈夫的命，也为让丈夫再成为男人，她负债累累。韩岐之已经不能为人行医，他几次想自杀，均被肖济红阻拦了：“岐之，别怕，咱要出这口恶气，你倒下了，还有我。我和你结婚，我爹给我最值钱的陪嫁就是一本书，是一本养花的书，我也要在木香镇做大生意，这个生意没人和我争，我让他们好好看看。我要挣大钱，等钱攒足了，我们要雇人，查出害你的人，咱也走黑道，咱花钱雇人也残了凶手……”

肖家花铺越来越红火，木香镇人自然不会去想肖济红是因祸得福，但肖济红的命比韩岐之好，这是人们能看出的。肖济红什么也不缺，她“失去”了男人，可人们也能看见，往肖济红家钻的男人，有三个，他们都是木香镇的大人物，但人们不去说肖济红的闲话，因为肖济红待韩岐之好，是看得见的。再说，肖济红也毕竟是三十多岁的女人，她守寡在木香镇已经快六年了，而男人往她的花铺里跑，也是这几年的事。

木香镇生意淡时，花铺不淡，是因为总有一个男人往肖

家花铺领人，领来的都是外地来的大生意人。领人的男人，木香镇人自然不能小瞧，他是警事局的局长高万甫。当然，不领人时，高万甫也常去肖家花铺。高万甫在木香镇的人缘很好，他不贪占，不进青楼，他老家也是吉林的，去肖家花铺，也有看老乡的意思，还有高万甫喜欢吃粘食，他总往肖家扛黄米、江米，让肖济红给他做粘豆包，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。

这天晌午，高万甫又拎着一条偌大的鲇鱼推开了肖家花铺的门，憋着说：“妹子，忙呢。”

肖济红正给月季剪枝，没有应答，倒是后屋的韩岐之说话了：“是高大哥吗？”

高万甫就进了他的屋，把鱼放进一只空盆子里，说：“今儿是我的生日，局子里的人让我去馆子摆一桌，我哪摆得起，他们喝酒不要命，我只有逃出来，让妹子给酱炖上，咱们整一桌……”

肖济红也进了屋：“把半枝莲和冯亦鸣也叫来，今儿算是我请客，下午闭店，一会儿到八品香酒楼，让他们把八品大菜都端来……”

韩岐之说：“别让半枝莲来，他来了，我吃不下。”

高万甫也说：“半枝莲晚上要唱戏，让他白天歇了吧。”

忽然肖济红发怒：“不行，半枝莲不来，今儿都别在我这儿吃！”

屋里的两个男人都不做声了。

不到一个时辰，八品香酒楼的菜送来了，肖济红又差人去叫半枝莲和冯亦鸣，一会儿差人回来了，捎回话：“半枝莲不来了，下午要唱戏，是镇北的油坊开张唱堂会；冯亦鸣在

闹肚子，不适，刚喝下汤药，也来不了，说改日再来……”

炕上瘫着的韩岐之就很兴奋：“不来正好，我们喝。”

高万甫嗅着一桌的菜，叹着：“这么好的菜，就我们三个人喝，也是可惜了，让大妹子破费，我还心疼。”

肖济红说：“要不将你们局子里的人叫来，一块请了。”

韩岐之就瞪她：“先上菜后请客，不是骂人家吗。”

高万甫就抓起筷子：“妹子，兄弟，咱们喝，这菜钱我出了，明儿我到八品香酒楼补上银子……”

韩岐之也抓起筷子：“高大哥，你这话就外道了，这么说还有乡情的意思吗？来，喝喝。”

肖济红给他们满了酒，也给自己满了酒，脸上也有了喜色：“老乡，就是家里人，也用不着客套了。”

高万甫是个粗俗的人，木香镇上的人很少有人叫他高局长，都叫他高木匠或高大嘴。高万甫是个木匠出身，在木香镇做官差，家却安在吉林，家里有一个比他大六岁的老婆，给他生了四个儿子，老婆孩子不来的原因是家里有三十多垧地，还有老娘，老婆要照顾老娘，四个儿子要种地。高万甫过着俭朴的生活，有时候木香镇上的人还会看到他在木香镇临时的家门口推刨子，做木匠活儿。他倒不是为了挣钱，而是为了省钱买家具，他每年春节都回老家去，把一年的薪水带回去。说高万甫的嘴大，是因为他小时候上树掉下来，被树枝子挂破了嘴，本来不算大的嘴就变大了。但高万甫的嘴大不贪吃，不进馆子，他要解解馋的时候就拎些东西到肖济红家去，也没啥值钱的东西，除了鱼就是肉。

高万甫也不贪杯，喝一盅酒就上脸，连手脖子脚脖子都

是红的，也不善言谈，到肖济红家也总是那么几句话：“妹子，兄弟，满街的人里头也找不出第二个吉林的。咱们是实在的老乡，在外头，老乡是啥，是亲人啊！”

韩岐之先把酒喝了：“高大哥，今年过的是多大岁数的生日，过去我咋没问过你呢，大概也过四十了吧？”

高万甫喝了半盅：“都四十四了，完犊子啦，官差也干不了几年了。”

肖济红说：“干几年就算了，也没啥油水。我就不明白，放着手艺人不干，干啥警察呢，兵不兵，民不民的，也不知当初你是咋想的。”

高万甫又把半盅酒喝了：“当初八旗抓兵差，我不是旗里的人，他们为凑数也把我抓去了，大清一倒台。我们就随了直隶军，想回老家也不让，我们这些老兵也是新朝政委的重任，给我个警事局长，总还是吃官饷，一年下来，也是打五十口棺材的钱。不少了，到我五十岁，四个犬子也能娶上媳妇，知足了，知足了！”

肖济红喝了一盅，有些闷闷不乐，说：“今儿大哥过生日，该多些人捧场，谁知半枝莲和冯亦鸣也不给面子。平时你们来往也不错啊……”

高万甫就苦笑：“要是说你请他们二位，没有不来的，半枝莲多好的戏也不唱，冯亦鸣也就不拉稀了……是差人的错，他不该说是给我过生日。半枝莲和我不是一路人，冯亦鸣是个地头蛇，既不想巴结我，也不想得罪我，我心里有数。他也是看我这警事局长太窝囊。嗨，人就是这么回事，我高万甫要是犯驴，三天两头抓起来几个，十天八天杀一个，你们

看，给我烧香的、送礼的都得站成一排……一句话，你大哥我太老实了。”

肖济红就笑：“其实警事局在木香镇也就是个牌位，你们的枪栓都生锈了，当地的地痞怕的不是你们，是镇守的国军十六营。前几年木香镇做黑活儿的几个阎观爷，人家都说是十六营里的人，大哥，别怪我嘴损，街上的人都说你们是十六营的孙子……”

韩岐之就瞪她：“今儿是大哥的喜日子，别说些晦气的话。你把盅里的酒喝了，走吧，去街北油坊看戏去吧，去听半枝莲唱《西厢记》，我陪大哥喝。”

肖济红喝完了酒，又吃了几口菜，劝了高万甫几句，让他少喝，别喝醉了，也让韩岐之少喝，她知道丈夫有量，她是怕韩岐之喝多了，胡咧咧。韩岐之残废以后，遇到熟人，尤其是知心的人，啥话都说，有时说得肖济红躲到后院呜呜哭。韩岐之胡咧咧时，主要是说肖济红不守贞操，跟了多少个男人睡觉。听的人有的信，有的不信，时间长了，肖济红也习惯了。说归说，韩岐之还是离不开肖济红，离开了他就活不了，就是肖济红做什么，他也得认了，至于肖济红是不是真跟了哪个男人，他也捉不住。

肖济红没有出去看戏，她到后院给花窖换气，给花剪枝，她不想听到高万甫和韩岐之的酒话。

她心里非常清楚，高万甫从没打过她的主意。高万甫常到这里来，一是老乡的情分，再是为了赚些钱。几年来，高万甫在她的花铺也赚了不少钱，京都花贩子粉妃花爷，当年也是直隶的绿营兵，和高万甫一块摸爬滚打过，虽不是拜把

兄弟，可也是在一铺大炕上睡过。他到木香镇买花，也是高万甫搭的桥，在价码上高万甫倾向肖济红，京都花爷一走，肖济红就按数给高万甫提银子。后来高万甫又拉来了唐沽的花贩子，虽然购数不多，但每年赶一挂四马大车来购花。肖济红这几年也是靠了高万甫，高万甫也是靠了肖济红，他们总结交情时，总会说：只有老乡这份情意才能互相依靠。木香镇上的人渐渐地也看清了他们的关系。

韩岐之和高万甫没听肖济红的劝阻，还是喝得半醉。

韩岐之把酒喝光后，先是呜呜地哭，后来就抓住了高万甫的手：“大哥，我活着也没啥意思了，活着既给人家添累，又给人家碍眼啊，你说，我是不是死了好……”

高万甫就瞪他一眼：“你不能死，你死了，不是不明不白吗。这辈子，谁是你的仇人，谁是害你的凶手，你知道吗？你死了能闭上眼吗？”

韩岐之说：“大哥，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，兄弟这辈子算是瘫在炕上了，要报仇，也靠你了。大哥，你要帮我找到凶手，帮我杀了他，我会给你一样东西，是无价之宝，能让你这辈子，让你儿子、孙子那辈子都受用……”

高万甫就瞪大眼睛：“兄弟，你有国宝？”

韩岐之说：“不是国宝，但也不比国宝的价码低……”

高万甫就扶他：“那是啥东西？”

韩岐之低声说：“我有一本书，是一本天书，上面写的是一种发财的秘籍，你有了这本书，卖给谁都是个大价钱……可以是一千垧地，一堆黄金，一群美女……我不撒谎，也不是醉话，你不能让济红知道，再说，济红也不知道，这本书

我藏在了一个别人不知道的地方。大哥，你帮我的忙，这本书，就是代价！”

高万甫想了想：“老弟，别说是给我宝物，就是啥也不给我，我也照样帮你，就冲你这么信任我……我会帮你找到那个凶手。”

韩岐之问：“多长时间？”

高万甫说：“超不过一年。”

韩岐之就一拍桌子：“大哥，我有出头之日了！”

高万甫沉思一会儿，问：“你觉得，你的仇人该是谁呢？谁可能是害你的凶手，这些年我一直也不敢问你，怕伤你的心，现在你该跟我仔细地说说……只有这样，我捉杀手，才能有个线索。”

韩岐之说：“我第一个怀疑的就是半枝莲，我第一眼见到他时，就觉得他是个恶鬼。我老婆是九年以前来到木香镇的，第三年出的事儿，你在木香镇已经十多年了，可能风言风语你也听说了，那几年我一出诊去，济红就往戏园子里钻，专听半枝莲唱戏，有一天他们还一块下馆子……现在我到了这地步，他们可以随便胡来了，可以推定，他们在我没残以前，就有奸情，是半枝莲买通了阎观爷，害了我，他们可能要杀死我，是肖济红动了善心，没让他们害了我性命，也许肖济红是同谋，也许她要阻止半枝莲，而半枝莲这个恶棍……”

忽然砰的一声，门被踢开了，肖济红满脸泪水：“韩岐之，你不是人！”

2. 半枝莲

翌日清晨，肖济红刚起来，到后院的大棚里去给月季新枝翻土时，听大棚的后面有动静，是几声蚰蚰叫，肖济红知道是谁，就出了大棚。大棚后的墙豁子上，露出一张粉白的脸来，那脸很像一张女人的脸，但头上又扣顶鹿皮小帽，帽上还有一条很大很长的“尾巴”，这才能看出是一个男人。他的眉眼都很小，嘴唇却很厚，很大，但红润着。

“半枝莲，这早就来了，做啥？”肖济红过去，声音很温和。

半枝莲说：“昨儿，我真是去了油坊唱堂会，我怕你生气。今儿起早来给你道个歉。今儿白天我还得在油坊唱戏。今儿下晌，我唱一出新戏，是我写的，叫《九月红》，是拉场戏，我一个人唱两个角儿，一角是青衣少妇，一角是老旦老母……你最好能去看看，也散散心……”

肖济红想了想：“这几天，他挺心烦的，昨晚喝多了，又哭又骂的，折腾了我半宿，今下晌我要是去看戏，还不得把他气死……”

半枝莲说：“要不就雇个车，把他也拉上，让他也解解闷儿。”

肖济红叹了一口气，半天才说：“我去。”

半枝莲说：“那韩岐之咋办？”

肖济红说：“他愿咋的就咋的。”

半枝莲也想了想：“那你就下晌往油坊送两盆花，是名正

言顺，我让油坊下个帖子，记在我的账上……”

肖济红就笑了：“你真是好脑子……下午冯亦鸣也准来找韩岐之下棋，他也就有事干了。”

半枝莲就笑了：“那我就走了。”

肖济红说：“别走。”她返回屋里，一会儿拿出一个偌大的荷叶包，递给半枝莲：“这是昨天八里香酒楼送来的三香杞子兔肉丸子，昨天一口没动，我特意给你留的。这丸子清热败火……你嗓子有些哑了，多注意点身子，别唱坏身子……”

半枝莲接过丸子，没说话，眼里有泪漾着，“唉”了一声，就走了。

肖济红也趴在墙豁子上，看着半枝莲走远……

……

果然中午的时候，油坊派人送来了帖子，要两盆粉妃脂，为了怕路上花朵落下，特请肖济红掌柜亲自送去，另有赏钱。肖济红把帖子让韩岐之看了，就收拾收拾，搬了两盆粉妃脂，在木香镇上又雇了一辆马车。临行前，又到对面的随意酒家，给韩岐之订了晚饭，她对韩岐之说，可能要晚回来。韩岐之一笑，说：“济红啊，昨天冯亦鸣和半枝莲都没来，按说，该欠他们一顿酒啊，我想请他们下晌来咱家，我再陪他们喝一顿……”

肖济红没好气地说：“我没那笔钱，天天请客。”

上了马车，肖济红冲车夫喊：“快点赶！”

到了镇北的油坊，刚好开场前的锣鼓敲起来，进得油坊大院，油坊的支客就把花搬到戏台子上，顿时台下一片叫好：

“好！唱戏就唱真玩意儿，说唱九月红，这九月红就搬来了！”
“这花是木香镇肖家的粉妃脂，排场呢，是往朝廷后宫摆的物，莫不是戏里有娘娘！”

戏台上摆了花，就让戏台子多了几分亮色。油坊掌柜坐在台下前排，看着花直乐：“这半枝莲还真想得出来，像是给我操办大婚。”

前排也给肖济红留了空位，油坊掌柜特意让侍人给肖济红上了一碗糊米茶，加了一盒点心。

肖济红坐稳了，也开戏了。半枝莲在戏台上，就换了一个人，是个光彩照人的少妇，唱念做打，一举一动，都透出了娇媚的女人气。

《九月红》的剧情其实很简单：九月红是一个妓女，她相中了一个吹笛子的美男子，美男子把她从青楼赎了出去，但结婚时九月红发现美男子原来是离开朝廷的太监，但九月红还是厮守了这个男人一辈子。九月红在婚外也有了男人，但遭到了太监的毒打，后来九月红和另一个男人逃了，这时九月红已经是个老太太……

半枝莲在戏台上唱得悲悲切切，肖济红也忍不住落下泪来，她好像隐隐地感到，半枝莲写的《九月红》是给她写的。

肖济红还是忍住了泪，她喝了一口糊米茶，咂着淡淡的香味，也想着这些年和半枝莲的交往……

肖济红刚从通化到木香镇的第一年，也是韩岐之生意最好的一年，他常常被凌河府、义州城的达官贵人，用豪华的马车拉去，为他们医病，收入很可观。那时家里还有一个侍人和一个丫环，韩岐之白天不在家，丫环就陪她到街上闲逛，

后来又领她到戏园子看戏。那天她看半枝莲唱《西厢记》，就对丫环说：“那叫半枝莲的戏子真是少有的俊姑娘。”丫环就嘻嘻地乐，告诉她：“半枝莲是个老爷们儿！”肖济红感到非常惊奇，她毕竟在通化农村呆了十几年，没有见识，也没听过戏，看完了戏，她就想要看看卸了装的半枝莲是啥样。也终于有一天，她看见了，半枝莲原来是少有的美男人。她不知是怎么地了，肖济红看戏看上了瘾，有一阵子她连看了四天，八场，也就是在那回，在散场的时候，肖济红进了一家饭馆吃饭，看见半枝莲也在那里吃饭。肖济红那天吃的锅贴儿，又要了一碗角瓜粉丝汤，她看见半枝莲也是要的锅贴儿和角瓜粉丝汤。她有些慌乱，倒是半枝莲看见了她，冲她笑了笑。半枝莲在台上唱戏，也注意到总看他戏的肖济红。半枝莲和肖济红是隔着一张桌坐着，隔着的那张桌子也没有人，半枝莲说：“多谢大姐，能常去戏园子捧场。”

肖济红脸就红了：“也不常去。”

半枝莲笑着问：“敢问大姐，是这木香镇上的人吗？”

肖济红低头说：“韩氏诊楼的，我是韩岐之的贱内。”

在饭馆算是他们刚认识，打那以后肖济红反倒不去看戏了，她知道半枝莲发现她常去看他的戏，就有些难为情。但不去看戏，看不见半枝莲，也觉得心里有些空寂无聊。几天以后，半枝莲竟找上门来，他推开了韩氏诊楼的门，那天韩岐之又出诊了，她显得有些慌乱。

半枝莲说：“这几天我嗓子有些不适，想找韩先生看看，开一剂药。”

肖济红难堪地说：“我家掌柜不在家，得明天回来，你明

天来看吧。”

半枝莲说：“我也是慕名而来，韩先生认识我，我也认识韩先生，两年以前，他就看过我的戏，好像是那年的清明节，我唱的是《清风明月祭》，韩先生还给我赏钱……”

肖济红搓着手：“既是识得我家掌柜，请您坐坐，喝口药茶，是我家掌柜泡的杞菊茶，也败火清热……”就给半枝莲倒了一碗凉药茶。

肖济红道：“也不知该如何称呼您……”

半枝莲道：“我原名叫张凤忱，半枝莲是我的艺名，咋叫都行。还是叫半枝莲顺口。”

肖济红问：“那就叫张大哥吧。不知张大哥是不是此地人？”

半枝莲道：“不敢。我今年才十九岁，我该叫你为姐，或叫嫂夫人。”

肖济红就笑：“真是得罪。见你如此城府，以为你定比我大呢。谁知你还真比我小两岁。别叫嫂夫人了，就叫姐姐吧，你不唱戏了，细看起来还真是个孩子。你爹妈也在此地？”

半枝莲喝一口茶，慢慢地说：“我是河北保定人，我三岁时家乡发大水，闹饥荒，我爹妈把我卖给了戏班子的班主，这个班主就是我师父，也是我的义父张德良，艺名二傻子，是个有名的丑角，也是个苦艺人。我义父跟我说，当年他买我，只给我亲生父母半袋荞面，我小时候的名字也叫荞面。我从九岁上台演戏、唱反串，师从我的师母一枝莲，我师母对我挺狠毒，她教我唱戏，不用鞭子抽也不用棍子打，她用锥子扎我，现在我的背后都是麻点一样的伤疤，都是师母扎的。师

母有个女儿，她待我挺好。当年师父把我买回来，是怕张家绝户。每次师母用锥子扎我，我的姐姐就咬她妈的手，后来，我姐姐得痲病死了，那年她才十五岁，临死前，她还跟她妈妈说：往后别扎荞面了，我心疼他。当然，师母并没有听她的，她还是用锥子扎我。后来我逃走了，我逃到了木香镇，进了翠娟楼戏班子，那年我十三岁，个儿长得高，嗓子也好，就挑了大梁和小翠娟唱对手戏，我唱出了名，把翠娟楼也改了翠莲楼。十五岁以后，我不登台，没人看戏，后来戏班子给我三七抽红，我要三的红利，这几年我才变得有了人样。这几年我也有些后悔，悔不该无情地逃出来，我觉得对不起我的师父，也对不起我死去的姐姐。两年以前，我又回保定，找我的义父义母，他们都在，他们的戏班子散了，日子变得不好过了，我就把他们接到了木香镇。去年年初我师母也死了，死前她用锥子把手扎出了血，看着我，什么也没说。年底，我师父也死了，他死前跟我说了一句话，他把嘴贴到我的耳朵上，使足了力气，说出：‘往后别唱戏了！’”

半枝莲说得很动情，也把肖济红的眼泪说出来了。

半枝莲忽然觉得不该对肖济红说这些话，就又说：“大姐别见怪，真是不该，不该跟你说这些话！”说完，就站起身要走。

肖济红也站起来，又想起了什么：“你唱戏也真不容易，一天两场下来，也是累得蜕了一层皮。你等等，我家掌柜研的‘五补滋阴散’是补身子的好药，我去给你拿上几包……”肖济红给半枝莲拿了五包药，半枝莲也掏出一把碎银子给她，让肖济红推了：“这也不是卖的药，是我家里吃的，

就算是姐姐给你的，你姐夫回来我跟他说就是了。”

半枝莲见推托不了，就收下了。临出门，他又回过头：“如不嫌弃，我就认你姐了。”

肖济红想了想：“不行，你在木香镇有这么大的名声，是不能随便认我姐的。如果你有啥难处，需要我们帮上一把，我和我掌柜的都会尽力。”

半枝莲说：“姐姐想的真细，我听你的。”但停了一会儿，他又说：“你真像我死去的那个姐姐……请别怪我说这话，是心里话。”

油坊堂会在天黑下时就散了。肖济红出了油坊，半枝莲的篷布马车就过来了，肖济红识得这马车，马车在她身旁停下时，她趁别人没注意就上去了，钻进篷布里，半枝莲就扶她。肖济红坐稳就说：“你今日的戏唱得太伤情，泪也流得多，会伤了身子。”

半枝莲说：“我唱得入了神，以为不是我在唱，泪也不能止住了。”

两人就不说话。车走得也快，不到一个时辰就停下了。

“这么快就到木香镇了？”肖济红说。

“姐，别生气，我没让车回木香镇。这是木香镇东的曹官营子，我在这儿置了三间房，原是曹官营子私塾先生曹魁之的私塾学堂。老人故去，学堂也散了，老人是清末的举人，写一手好文章，我住在这里，是想沾老先生的福气。我的《九月红》就是在这儿写的。曹官营子人都是农人，很少进木香镇，就是去木香镇也是去购农具，也没人进戏园子，所以这里的人也没认出我来。唱完堂会，我也该歇息几天……”半

枝莲下了车，也扶肖济红下车，肖济红没说什么。半枝莲对车夫说：“你去吃些东西，两个时辰再回来，接我姐回木香镇，将车上的篷布换了……”

车夫走了，说：“我准时回来。”

肖济红随半枝莲进了院子，将门闩紧，又进了屋，将里屋的油灯点了。半枝莲忽然抱紧了肖济红，在脸上不断地亲着。肖济红也把半枝莲抱紧……两个人扭在一起，肖济红还是挣脱开了。

“姐，我啥时能娶你？”半枝莲也冷静下来。

肖济红说：“你姐夫啥时没了，我就啥时嫁给你。”

半枝莲说：“我要在姐夫之前没了，这辈子我就娶不上你了。”

肖济红忽然说：“你就不会让他在你之前没吗？”

半枝莲怔了一下，将他们中间的油灯拨亮，半枝莲就仔细地看肖济红的脸。肖济红的额头湿润着，两眼盯着灯碗，眉间有个疙瘩在动。她的眼光又冷丁移到半枝莲的脸上。

半枝莲沉下脸来：“姐，我不知你为啥这样说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又是在探我的虚实，你我兄弟相处这么多年，你该了解我是个啥样的人。我知道，你这些年一直很憋闷，姐夫被人残得不明不白，你要知道凶手是谁，就不断地试探我……姐，你这么做，很让我伤心。”说完，半枝莲又抹了抹眼泪。

肖济红过去，摸他的头：“弟，别生气。是姐错怪了你。”

半枝莲说：“你就是现在让我害了他，我也下不得手，我半枝莲天生就是善人。我知道，作恶就有恶报。你看哪出戏

唱的不都是这些……”

肖济红就叹着：“我就不知道，你姐夫究竟得罪过什么人，落了这个下场。”

半枝莲说：“我今日约你来，也是想跟你说说这些事。近日，我觉得有些不对，警事局的高万甫和你家姐夫越来越热乎，几次我去你那里，都见高万甫和姐夫那么近便，而高万甫看我的眼神也越来越不对，我看出了这里面的蹊跷，高万甫是要帮姐夫找到凶手，而高万甫这个笨蛋就把眼睛盯上了我，他总认为是我为了娶你，而想杀死韩岐之……这是个没脑子人的推断，我要想害韩岐之，为啥不害死他，而还给他留条性命。再说，姐夫没被人害之前，我也常去你家，姐夫也没反对我认你做干姐姐。其实谁都清楚，姐夫是让做黑活儿的给害的，谁雇的做黑活的，必须是有钱人，木香镇上的人都知道，做黑活儿要价，没有三百两银子人家是不干的。我就是把翠莲戏园卖了，也不值一百两银子，这些年我把义父义母接来，又把他们发送出去，已破费了我十几年的积蓄，哪能出得起银子……”

肖济红想了想，说：“弟弟，你做人很小心，就是在你姐夫没残之前，你到我那儿去的次数有限，且每次去我家，也都是你姐夫亲自去请你，在木香镇上也没有什么风言风语，只是这些年才有些说法，也是从我这引出去的，我总去找你，这也没办法。我也看出弟弟做人做戏都是认真的。既然今儿我们能有这么好的机会，单独在一块说些贴心话，那么姐姐就要跟你探个虚实。我没来木香镇之前，你对你姐夫肯定也知道的不少，我还记得，有一回你跟我说，我没来木香镇之前，

你姐夫常去你的戏园子看戏，说时还半吞半咽的，你要跟我说，他是一个人去看的吗？”

半枝莲有些犹豫，但半晌还是说了：“其实，我一直都在想姐夫很可能是被两个人害了。这两个人和一个女人有关。这个女人叫小瓷瓶，是木香镇紫苑楼的妓女，是个江南女子，长得很乖小，但皮肤又白又嫩，像个小瓷瓶似的。小瓷瓶虽然在紫苑楼，实际是被镇北的大青顶土匪大瓢把子包下了，他每十天下山一次，和小瓷瓶温存两个晚上。小瓷瓶在紫苑楼里没人敢碰，因为大瓢把子给了紫苑楼老鸨一根金条，并说，若是有人碰了小瓷瓶，就烧了紫苑楼。大瓢把子没把小瓷瓶带上山，是因为大青顶的土匪寨子没有固定住处，他们怕另一伙土匪扰他们。据说大青顶子的土匪和镇守的国军十六营有勾搭，每年大瓢把子要给十六营的营长送礼，大瓢把子进木香镇就很自由。又听说，镇上吃黑活儿的也都是大瓢把子的弟兄。因此，小瓷瓶就成了没人敢碰的妓女。但紫苑楼的老鸨是个贪心很重的娘儿们，大瓢把子给了她一根金条她也不知足，她又暗中给小瓷瓶牵线。小瓷瓶毕竟也是个风尘女子，她也不甘心就厮守大瓢把子一个人，加上大瓢把子是半人半鬼的家伙，一只眼，两条腿也不一般长，小瓷瓶也不会死心塌地跟他。在木香镇有两个人和小瓷瓶秘密来往，一个是布庄掌柜的冯亦鸣，再一个就是韩岐之。冯亦鸣有钱，在木香镇也数一数二，这不在他的布庄生意做得好，冯亦鸣就是木香镇的财神爷，这你是知道的，还有你不知道的，他在暗中还做着红活儿，木香镇借腹生子的生意是他一手操办，他在木香镇南的一百里的卢家堡子养了十几个保定大妞，专门

为人生孩子的，镇上的人都不知道，就我知道。有一个保定大妞有一回到我那儿找过我，她知道我也是保定人，是朝我讨个路费钱回家，她为一个财主生孩子，生了三个都是丫头，那财主只给了冯亦鸣的钱，没给那保定妞的钱。冯亦鸣嫖小瓷瓶是因为他也给了老鸨一根金条。要说韩岐之和小瓷瓶都没有什么下贱的。那年小瓷瓶得了病，也不是太重的病，就是心口疼，老鸨领她到韩岐之那儿看病，后来小瓷瓶好了，小瓷瓶也背着人，偷偷地往韩岐之那儿跑，实际小瓷瓶相中了韩岐之。后来，紫苑楼被一把火烧了，小瓷瓶也被砍死了，那年韩岐之平安无事，估计大瓢把子还不知道小瓷瓶也跟了韩岐之。为啥大瓢把子没杀冯亦鸣，一是冯亦鸣找了十六营的营长说和，冯亦鸣也是出了大钱。后来韩岐之被害，很可能是冯亦鸣和韩岐之为小瓷瓶争风吃醋，冯亦鸣花钱下的黑手……”

肖济红吃惊地看着他：“你咋知道的这么清楚……”

半枝莲狡狴地一笑：“是我推算出来的。”

肖济红说：“不会是你编戏文？”

半枝莲说：“我会让你清楚。大青顶的二瓢把子是我的戏迷，也是我的兄弟，等有一天他下山，我会让你跟他见上面……”

肖济红有些头晕，这时外面有了敲门声。

“姐，今晚，你能不能不走了……”半枝莲乞求道。

肖济红摇摇头：“不行，我们还没到在一块睡觉的分儿上……”

半枝莲说：“其实韩岐之已经觉得我们在一块睡过了，我

感到很委屈，请别怪我嘴损，韩岐之也是罪有应得，且现在他已经不是个男人了，我们又在风言风语中活着，这又何必苦了自己。韩岐之心里应该有数，是谁害了他……”

肖济红蓦地站起来：“他总和我说，他觉得好像是你……”

半枝莲说：“理在何处，没有理可讲，他如果只是认为我和你有奸情，那是他太愚蠢了。”

肖济红忽然说：“如果换一种理由呢……”

“啥理由？”半枝莲疑惑。

肖济红也瞪大了眼睛：“如果当年你也和小瓷瓶好呢？”

半枝莲站起来，险些摔倒：“姐……亏你想得出！”

肖济红说：“当年你十八九岁，也许不懂事。”

半枝莲手有些抖，嘴也在颤：“你……你走吧。”

肖济红走了，半枝莲也没送她，等门响了以后，他出去问门，却又见肖济红推门返了回来，神色有些慌张。

“怎么了？”半枝莲去扶她。

肖济红小声说：“墙外站着一个人，也许站了很久，我推门时他就跑了，也许他偷听了我们说什么……”

“是谁呢？”半枝莲要出去，又被肖济红拽住了。“马车呢？”半枝莲问。

肖济红说：“我在你这儿呆得太久了，马车已经等烦了。”

半枝莲想了想：“我送你一段路，过了官道，就能雇着马车。”

他们走了一段路，就看见官道旁停了一辆马车。半枝莲仔细看，是他的马车，就骂车夫：“你个笨蛋，我不是让你到

门口等。”

那车夫支吾着说：“你……你门口有个人，我怕……”

半枝莲问：“没看见，是啥样的人，不记得？”

车夫又支吾着：“好像……好像是高局长……”

半枝莲恶狠狠地骂：“这个王八蛋！”

3. 盯梢

韩岐之平时一到下午就睡觉。这天他有心事睡不下，极盼能有个人来陪他说说话。想着，有人敲门，不用猜，韩岐之就知道是谁，喊着：“冯大哥，把门往上抬抬就推开了！”

进来的人很胖，四十多岁，眉很重，眼睛也很有神，只是有些充血，阔嘴上有一抹很齐整的胡子，脸上浮着笑，总不退。一身的深紫绸缎，左手拄着龙头梨木杖，右手握着一只烟壶。“岐之，真是扰了你了，你这觉也是睡不成了，春困秋乏，过了晌午就睁不开眼……”

韩岐之笑着让他坐，说：“大哥，不拉稀了？”

冯亦鸣苦笑：“昨早上喝了几口凉茶，又吃的油腻，不拉才怪……服了你冬天给我的生阳散，好了。”

韩岐之又笑：“你拉稀总是选日子。我知道你挺烦我们家肖济红的，没办法，谁让你是我的朋友。你到我家来，也总是看肖济红不在家的时候。其实，我家肖济红也是不错的人，她可总说你的好……”

冯亦鸣坐下，说：“弟妹的为人是没说的，又这么能干，现在还不是她支撑这个家……嗨，你们也是郎才女貌，可惜

啊……岐之弟，怪我嘴不好。”

韩岐之也叹：“活一天算一天吧，也是命啊。”

冯亦鸣就凑近了他：“岐之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，要活就好好地活着，要活出个人样来……我佩服那些宁死不弯腰的人。岐之，算起来，你瘫在炕上也有四五年了，也不能总这么屈着不出去，还得继续开你的诊屋啊，你的医道在木香镇哪个能比得了，哪能就这么不干了。医家不是力气活，得能搬能扛，你不是还有手嘛，你还得抚脉切诊啊。再说，你不能总让人家说，你是肖家掌柜的家里的……”

韩岐之摇摇头：“我知道你的意思，我是让女人养活，外人也会说，我媳妇要找了人拉帮套。实际我心里清楚，肖济红的花铺红火不了多久，她的心思没在生意上，她早晚是半枝莲的媳妇……”

冯亦鸣说：“怪大哥嘴损，半枝莲是个戏子，男不男，女不女的，有阴气，注定是个阴险之人，你可要防着点……”

韩岐之说：“我要早死，就没事了，要是十年、八年，那小子可要对我下毒手了，高大哥也给我算出了这一步……”

冯亦鸣又凑近韩岐之：“弟弟，高万甫也不可信啊。你以为他是个好人？是你的老乡，就靠得住了？你要把眼睛睁亮点，那个臊警察也在打你家肖济红的主意，高万甫和半枝莲也有一场好戏……”

韩岐之说：“高万甫不是那种人。高万甫不是奔肖济红，他是奔的生意。听说高万甫在街南也养了女人，是天津卫的女人，原来是直隶总督的六姨太，总督被杀，她就来木香镇找高万甫，一直也没露面，肖济红看见过，那女人俊着呢

……”

冯亦鸣赶快将话抢回来：“是啊，老高也是个实诚人，不过，岐之弟你也得多个心眼，留神总比糊涂强……”

韩岐之说：“我心里有数。”

冯亦鸣在鼻子上抹了抹鼻烟，打了一个通响的喷嚏，眼泪就流下来了，韩岐之望着冯亦鸣忍不住笑了。

冯亦鸣是本地人，祖辈没离开过木香镇。冯亦鸣并不是个正经的生意人，五十年以前，木香镇方圆近百里，大都是他祖父的土地。祖父有两个儿子，死后将地产分给了他们。冯亦鸣的父亲是老二，为人诚实，他哥哥很狡诈，不到两年的时间，他把地都归到他的名下，只把木香镇不足八十垧地给了他弟弟。冯亦鸣的父亲命好，三十年前，木香镇官道北移，官家给了他十几根金条，官道两侧的空地他又盖起了房子，木香镇成为大集市的时候，他大价卖出了许多房产。冯亦鸣的父亲只他一个儿子，到了冯亦鸣经营父亲房产的时候，木香镇官道的南街有一半的房产都是他的，几十年来冯亦鸣只靠收房租过日子。租赁他房屋的人交不起房租的时候，他也不逼债，等到了时候，他就收了租房人的生意。十年前他收了苏州人的一家布庄，让他儿子经营，也很兴隆。冯亦鸣有云游各地的喜好，一年有三个月时间在外头逛，其实也不是玩，也在做生意，只是他的生意有些风险，是做女人生意，也是从南方学来的叫红活儿，给木香镇这一带没有儿子的家族提供借腹生子的行当，他说叫积德。但他做得很隐蔽，他把窝点放在镇南一百多里的卢家堡子，只在木香镇发展了几个掮客，生意做得神不知鬼不觉，银子哗哗地往手里流。但他的

红活儿生意，韩岐之非常清楚。冯亦鸣和韩岐之的交情也是从冯亦鸣做红活儿开始的。韩岐之的妇科出类拔萃，抚脉能辨出胎位和男女，韩岐之还有两剂药：乾坤催生散和阴阳化无丹。前剂是催生药，后剂是流产的药。但韩岐之的药不能乱服，须韩岐之亲自抚脉后让妇女服，这样，冯亦鸣的生意就不能没有韩岐之。时间久了，韩岐之和冯亦鸣就成了互相依托的关系。韩岐之被人害了，去奉天洋医院救治，都是冯亦鸣借的钱，这很让韩岐之感激。

红活儿的生意这几年渐渐冷落，是有人告发他，奉朝廷的旨意，驻守的十六营，在木香镇清查过做红活儿的掮客，但冯亦鸣的势力无人惹得了，也就作罢。冯亦鸣的生意渐冷和被人告发，他自然怀疑是高万甫干的。这些年他没有把高万甫放在眼里，高万甫也不把他放在眼里，倒是韩岐之不断调和他们的关系。

冯亦鸣想在木香镇独霸天下，但他不要权势，他要的是金钱，他想要在十年内把木香镇的几家生意都归到自己的名下，那时，木香镇就是他的，他就是木香镇的皇帝。冯亦鸣除了吞了布在，不到一年，罗家茶庄、郭家米栈也要落到他的名下。冯亦鸣可能觉得韩岐之对他还有用，也许他要在木香镇开个诊楼，让韩岐之出山坐诊……这些一直令韩岐之感到疑惑。因为残了以后，冯亦鸣和他更加亲近了。

“大哥，我是没用的人了。”韩岐之试探着说。

“岐之，怎能说这泄气的话？”冯亦鸣也试探。

“我以后怕是不能行医了。医家吃的两口饭，一是医术，二是医德。我让人残了，实际是损了我的医德。二是我残了

以后，头脑很乱，手也不灵活，脉也抚得不准，下药也难以对症……”韩岐之说。

“这些看来都不是重要的，重要的是你要死灰复燃，这样你就什么都能失而复得……”冯亦鸣瞪大了眼睛。

韩岐之拽住冯亦鸣的手：“大哥，我听你这话，越听越像我在梦中一个仙家对我说的话……大哥，你就是仙家？”

冯亦鸣也攥紧了他的手：“弟，我不是仙家，可我为你找到了仙家……我前几天去了京城，认识了一个人，这个人你一定听说过。他叫何在潜，是朝廷的太医院使。光绪十八年朝廷宦臣惹后宫事件被贬……因一宦臣服了何在潜的还阳丹又生阳气，体下有动而惹是非。何在潜被发配河南，在一寺院里。我是在同仁堂识得他，他去购药……我请他喝酒，向他说了你的伤情，他未做答，只是一笑，他这一笑，我就觉出，你这伤是能复合的……”

韩岐之有些亢奋：“何在潜乃是大清的名医，我大伯曾是他的学生。我大伯一生的遗憾就是没有从他那儿学会男科……前几年传说何大师已经亡故，原来他还活着！”

冯亦鸣道：“何在潜健在，你的病就有救啊！”

韩岐之道：“我的男根尚在，只是那歹人用刀刺我的下腹，伤及我的阳泉，使我不能男根挺壮，不能生儿育女。我服了百剂还阳汤均不见效，便觉得无望了……”

冯亦鸣叹着：“那歹人也是够损的了。”他又低下头，贴近韩岐之问道：“弟弟，这些年，我也不敢问你，你觉得你的仇人该是谁？你觉得该跟哥哥说，就说，觉得不该说就不说。这歹人为何对你如此仇恨？”

韩岐之道：“我一生中得罪过两个人。一是大青顶的大瓢把子。大青顶子的山匪都是义匪，这我也清楚。但我和大瓢把子是个误会，大瓢把子一直对我不薄，每年我都上山给他们弟兄看病，且都是免费，大瓢把子每年也给我一些进项，盐啦、人参啦，还给过我一袋子虎骨，这也是大瓢把子的面子。自从小瓷瓶患了心口疼的病以后，到我这儿来了几次，就让大瓢把子犯了疑心，也许是小瓷瓶那个轻浮的女人给大瓢把子说了什么，大瓢把子信以为真。此后，大瓢把子也不请我上山医病。这是个蹊跷。我让人害了，也不排除是大瓢把子干的，但我又犯嘀咕，大瓢把子可是杀人不眨眼，他想祸害一个人，从来没给人留过性命。你心里清楚，真正睡了小瓷瓶的是你。我是有过女人，但不是她。再一个我得罪的人就是半枝莲了。你该知道，我和半枝莲仇在哪里。在我没残以前，半枝莲就已经和我老婆勾搭成奸。你也知道，肖济红趁我没在家就把半枝莲勾引到我家里来，还给了他补药，是我的五子滋阴散……不瞒你说，我也花钱雇人，那年砸了翠莲戏园子，让人扔进去两双破鞋，每只鞋都装满了莲子……半枝莲心里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半枝莲一直装作不知道，可每天都在想报复我……”

冯亦鸣笑了：“除了大瓢把子、半枝莲，就再也没有别人了？”

韩岐之想了想：“怕是没有别人了。”

冯亦鸣又说：“你就没有过给别人医病误诊，或下错药，得罪过人吗？”

韩岐之摇摇头：“没有。”

冯亦鸣说：“害你的人其实都没离开木香镇十几里地界。只要你的病好了，你可以重新起来，重开诊楼，手里有了钱，想杀了谁都不是难事。只要能好好做个男人，就可以慢慢报仇。我觉得人生有两大乐事，一是赚钱，二是报仇。”

韩岐之说：“这个仇，我也是报定了。”

冯亦鸣说：“你的事，就是我的事，哥哥尽力而为。”

韩岐之问：“我怎能讨得何在潜的药方……”

冯亦鸣说：“容我一手操办。只是……”

韩岐之说：“我知道，你为我办这么大的事，是个不小的花费，听说何在潜的药没有几两银子能买下的，我会给你盘缠，给你费用，我现在一时还拿不出来，这事儿，我现在还不想让肖济红知道，她要知道了，就不定会和半枝莲将我害死……等我好的那一天，才让他们大吃一惊。”

冯亦鸣想了想：“那我就只好先为弟弟支付了。”

韩岐之也想了想：“等你拿回药的时候，我就给你留下一千两银子的借据，我现在的家产也值一千两……”

冯亦鸣一惊：“弟弟啥样的家产可值一千两？”

韩岐之放低了声音：“我当然有宝物……”

冯亦鸣就笑：“是光绪的玉玺，还是老佛爷的龙袍？”

韩岐之说：“肯定是个宝物，到时你就知道了……”

冯亦鸣就站起来，拍着韩岐之的肩：“弟弟，我可等着看你的宝物。”

见天色不早，冯亦鸣起身走了，走出院门，又折了回来，一脸的惊恐。

“大哥，咋的了？”韩岐之问。

冯亦鸣的手在发抖：“刚才咱们在屋里说话，外面有人听声……这要坏了咱们的大事！”

韩岐之也有些惊慌：“没有看见是谁？只要不是半枝莲就不怕。”但他马上又镇静下来：“半枝莲准是和肖济红去野合，他不会来听声。”

冯亦鸣又往鼻子上抹了鼻烟，打了喷嚏以后，才稳住神，走近韩岐之：“弟弟，我眼还没花。也许是木香镇的鬼影，也许是高万甫那个王八蛋在盯梢。”

韩岐之一笑：“不，不可能，高万甫晚上从来不上我这儿来。再说，我和他没有什么保密的地方。他也不会跟踪你，你到这里来，也不是干坏事……即使听声，也没什么，是他警察的习惯，你别介意，容我下次与他见面问他。”

冯亦鸣无奈地摇头：“弟弟，我怕你吃亏上当啊！”

……

肖济红没有回家，径直去了高万甫的家里。

高万甫开门，先是一怔，又镇静下来。他的警察装还没换下，也显然是刚进屋。他问：“这么晚，大妹子你是……”

肖济红边进屋边说：“进去再说。也不是特意来，从油坊回来，顺道看看你。晚是晚了点，晚也有晚的好处，省着别人看见，说闲话。”

高万甫让肖济红坐下，又沏茶。

肖济红打量屋里的一切，高万甫的屋里从来都是简朴的，只有两样东西很惹眼，屋当央有一偌大的青瓷蓝花鱼缸；靠窗户的墙下，是一盆黑狮头月季，自然是肖济红送的。

高万甫给肖济红倒茶，说：“妹子，这几天苦了你，眼见

得京城的粉妃花爷他们要来了，你也别累着。”

肖济红感叹着：“我累，我心累啊。”

高万甫知道她说话的意思，也不语。

还是肖济红单刀直入地说了：“大哥，你为啥总是盯着我和半枝莲呢？”

高万甫想了想：“别把大哥看得下作了。你和半枝莲咋样，大哥不管，也不想管，只是大哥要搞清楚半枝莲这个人。因为半枝莲是个歹毒之人，我要找出证据，证明是他害了韩岐之，我那可怜的弟弟……”

肖济红道：“大哥何必绕着弯说，你是不是怀疑我和半枝莲是同谋，一块害了韩岐之，使我们将来结婚就没了碍脚的……只是没有证据。”

高万甫道：“我一点也不怀疑妹子的人品。别看你现在和半枝莲好得像亲姐弟，我没有把你们的关系看得下作，我们也都是人啊。可是，妹子，你毕竟是在韩岐之来这里四年后来的，你来之前，这里都发生了什么，你是不清楚的，韩岐之有多少仇人，你并不知道……我盯着半枝莲，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。”

肖济红怔着，半晌才说：“韩岐之和半枝莲还有什么仇恨？”

高万甫喝了一口茶，慢慢说道：“当年木香镇有个神秘女人，住在木香镇北街的雨轩楼里，何谓雨轩楼？是冯亦鸣的老爷子冯雨轩的养心楼，也是冯家唯一出卖的楼房，这楼被一个叫陈六屏的女人买去了。你知道这陈六屏是个什么人物？她是大清刑部尚书许殊堂的遗孀。陈六屏购下这座木楼为的

是给婆母养老送终。陈六屏的婆母就是木香镇的人，和冯雨轩还沾着点拐弯抹角的亲戚，冯雨轩叫老太太为四姨。据说冯雨轩卖这楼的银两，又购得一百七十垧好地。陈六屏和婆母到木香镇两年，婆母就死了。陈六屏此后过着悠闲、富足的生活。陈六屏有花不完的钱，有人说她至少有几十根金条，都在京城里秘密的地方藏着，因为陈六屏平均一年左右回一趟京城，又不在京城居住。陈六屏并不老，婆母死后才四十多岁，生活富足，调养得好，看上去像三十左右的妇人。陈六屏长得不算太漂亮，但皮肤细嫩，又白又胖，又是读书人出身，一口的京腔，满腹的教养，许多男人都想靠她。陈六屏很清高，一般的男人还看不上眼。在木香镇上，其实她养了两个男人，一个是半枝莲，另一个是韩岐之。两个男人并不是图她别的，就是图她的钱。每十天左右，她都要叫半枝莲去她那里，先给她唱戏，然后陪她睡觉。也是每十天左右，她也让韩岐之去。陈六屏有落枕的毛病，韩岐之先给她针灸、推拿、配药，不管陈六屏犯不犯病，韩岐之去她那里都是先做这些事情。然后，他也和陈六屏睡觉。陈六屏有一段日子，应该是这一带的皇帝，她不光养了两个男人，还养了一批打手。尤其是她和大青顶子的大瓢把子也交了朋友，每年她要打发人上山给大瓢把子送云南的烟土和几匹洋马，每年过生日的时候，大瓢把子还要派人给她祝寿。按说，韩岐之和半枝莲应该和睦相处，他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但有一段时间，陈六屏没叫半枝莲去，而只叫韩岐之去，这就让半枝莲产生了嫉妒心理，于是这个半男半女的家伙，就雇了木香镇锦州府的几个杀手，潜入木香镇，在一次韩岐之歇诊的时候，派车

把他拉走，害了他……”

肖济红把眼睛都听直了，但她还是笑了：“乍听起来，是个非常可信的事儿，但我还有不明白的地方，要请教大哥，如果大哥不介意……陈六屏绝不是一个平庸女人，不然她不会养打手，也不会和大青顶的大瓢把子拉关系，这说明陈六屏是很精明的女人，应该懂得把两个她养着的男人都维护好，这两个男子要内讧，要互相拼杀，也会毁了她的声誉。再说，半枝莲也是个聪明的男人，即使他嫉妒韩岐之，也不会去雇杀手，他有能力借陈六屏的手把韩岐之赶出雨轩楼……再说，一个有名望的女人，也不会公开去养两个男人。还有，大哥，你怎么会知道得这么清楚？”

高万甫笑了，笑得很粗俗，歪扭的板牙都露了出来，他没说话，却顺手抬起一只板凳，让肖济红看：“妹子，这是我打的凳子。这只凳子有七十多个卯，是用沙榆、胡桃、梨木三种木料拼成的，可是你能看出不是一种木头吗？我不是让妹子夸我的手艺好，而是让妹子知道，大哥的心是细的。大哥做事绝不是捡个猫就当狐狸，说话更不能望风捕影……大妹子，我不怕你笑话，到了木香镇以后，大哥养成了一个坏毛病，说起来，这毛病也够缺德的了，不过没办法，我是干警察的，有些缺德的事儿也干，不然没办法。你知道，我这警事局长是个有名无实的角儿，黑道儿上的人我惹不得，大青顶子的土匪我碰不得，国军十六营的人骂我我也不敢顶嘴，我只是捉小偷，捉放火的，但木香镇出了事，上边也要质问我，我要有个如实交待，这就逼着我，有些事处理不了，可也要搞清楚……于是我就有了探视别人秘密的习惯，说得不

好听点，我就养成了趴窗、贴墙根儿的毛病。我是最先看见半枝莲和陈六屏做那种事儿的。我在陈六屏的后窗看见半枝莲脱光了衣服为陈六屏唱戏，我也看见韩岐之给脱光的陈六屏推拿……这两个男人也怪可怜的，其实他们都不爱陈六屏。半枝莲真正发迹，并不是他唱戏唱出来的。我已经探得半枝莲的财产，也不光独占了翠莲楼，他在镇西还有三十垧地，镇东的曹官营子还有房产，这是他的无耻所得。”

肖济红的脸有些苍白，沉默一会儿她说：“我还是不明白，既然半枝莲想害韩岐之，为什么不杀死他，而只是残了他……”

高万甫说：“不杀死他的原因很简单，他怕陈六屏。在半枝莲和韩岐之之间，陈六屏在感情上，还是跟韩岐之更亲近一些……陈六屏知道半枝莲和两个女戏子有染，陈六屏让他跟她们断了，可他就是不断，而韩岐之对陈六屏可是一心一意。”

肖济红又问：“你可知道木香镇上的红妓小瓷瓶？”

高万甫道：“那个小妖精谁不知道，是让大瓢把子砍了。”

肖济红说：“她是不是和韩岐之有一腿？”

高万甫一咧嘴：“那是瞎扯。韩岐之可没看上小瓷瓶。她是个啥东西？她得过梅毒，没把大瓢把子害死，韩岐之给她医过病，听说韩岐之给小瓷瓶看过病连屋里的被单都烧了，屋里点三天酒熏艾蒿，两天都吃不下饭。在这点上，我还真佩服韩岐之……小瓷瓶和冯亦鸣有一腿，这是真的。”

肖济红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：“大哥，这回我快明白了。”

肖济红回到家，快半夜了。

韩岐之还没睡，他自己在炕上一个人下棋。他给自己摆了一个连环棋阵，用红方的三个兵围住黑方的一士一将，他想让黑方红方对弈成和棋，但又是办不到的。肖济红把棋盘推了：“歇了吧。”

韩岐之看肖济红的脸色很不好，就得意地说：“咋的啦？半枝莲欺负你了？”

肖济红恶着脸，又瞪了他一眼。上了炕，将被子铺上。一会儿她就脱了衣服，盖上被子，韩岐之以为她会马上就睡下，就又摆起棋，但他的棋没有摆完，就听见肖济红在被里呜呜地哭。

韩岐之慢慢地挪了过去，很内疚地说：“济红，我是跟你开个玩笑，你一天挺累的，我又帮不上你……别往心里去。”

肖济红哭得更厉害了，韩岐之就掀起了她的被子，“济红，你咋的啦？”

肖济红坐起来，突然抱住韩岐之：“岐之，我的命咋这么苦哇……”

韩岐之很冷静地想肖济红哭的原因，他慢慢地抚摸她：“济红，没什么命苦的，你相信我，不出三年，就会改变我们的命运……”

肖济红不哭了，擦着眼睛，看韩岐之眯缝的眼睛：“这话咋说？”

韩岐之一笑：“我不想告诉你，到时候你自然会知道的。”

肖济红挣脱开他，停了一会儿，终于忍不住说了：“岐之，我们夫妻一场，仔细算来，我们也过了两三年的好日子，这两三年中你也很像个爷儿们，你虽然遭了不幸，但我也不嫌

你，我也愿意为你守一辈子活寡。但是，往后的日子，你要让我过得踏实，要让我活个明白。我为你守活寡，得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被人害了，绝不是无缘无故，你以前跟我说的那些，都是假话，现在我要你说清楚，谁是你真正的仇人，究竟是谁害了你。如果你说准了，我们就是倾家荡产也要为你出这口气，要不然，我跟你一天就窝囊一天……”

韩岐之说：“我说准了，你就一定能下得了手？”

肖济红说：“我会想办法杀了他。”

韩岐之说：“就是半枝莲。”

肖济红说：“你心里非常清楚，半枝莲根本就不会害你，真正害你的人，你心里有数，只是你不跟我说出来罢了……你想复仇，打心眼里想复仇，只不过半枝莲是你复仇时的一个障碍。你要把良心放正。”

韩岐之叹道：“我残了，我才做出反省，我韩岐之没做错什么。我不该有仇人！”说完，他捂面呜呜哭起来。

肖济红说：“你不要把复仇的希望放在别人身上，也别指望你会单枪匹马。我做一天你的妻子，就看不下你这么窝囊下去，为你复仇，我有这个能力……”

韩岐之慢慢抬起头：“我信。”

肖济红说：“那你就该说实话。”

韩岐之语气很重：“真是半枝莲。”

肖济红绝望地看着窗外。

4. 消失的陈六屏

一个月后，冯亦鸣从京城回来，派侍人来到肖济红家，将韩岐之背来，侍人告诉肖济红，冯亦鸣要请韩岐之到家里下棋。肖济红对侍人说，可让冯老爷到这儿来，这里备酒菜侍候。侍人说：“冯老爷生了脚鸡眼。”

韩岐之很兴奋地说：“我去，我去。”

肖济红便生疑惑，但还是镇静地说：“早去早回。”

韩岐之到了冯亦鸣的宅院。冯亦鸣在葡萄架下摆好了八仙桌子，上面没有酒菜，却是几只精致的瓷罐，还有两只银盘子，上面是韩岐之很少见到的水果。韩岐之让人扶着坐下，看着桌上的东西发怔，但心里却是暗喜。

冯亦鸣指着果盘，说：“都是些域外的东西：蜜枣、血果、无核桃……”

韩岐之摆手：“这些奇物还是你慢慢受用，我急着要知道的，该是那罐里的好物，定是要我的奇物……”

冯亦鸣道：“果然好眼力，就是给你讨来的药。”

韩岐之急将罐搬过来，将蜡封的盖揭开，嗅了嗅，道：“药味很烈，是地道的成药。”但仔细看时，却见是通红的血色粉剂，便也明白此药研制者的苦心：他怕精明的同行知道其中的配方！

冯亦鸣就笑：“你一介名医，该掂量出这药的分量。”

韩岐之忍不住问：“何在潜神医高寿？”

冯亦鸣道：“九十八岁，前年结的婚，又生下一子。”

韩岐之道：“如此神医，我何时能见到他？”

冯亦鸣有些不悦：“岐之，一介老叟见了也不会让你在他脸上找出花来，无非是你对我讨来的药还有疑虑，你可不必担心，如果你服了不见效，就算我冯亦鸣出去玩了趟，破了盘缠，不收你分文的酬谢……”

韩岐之连连摆手：“哥哥是多心了，我可不是那个意思，那不是把好心当了驴肝肺。说酬谢，我韩岐之是说话算话的。”说完，就解开裤子，从腰间拽出一油布包来，放在桌上。韩岐之边系裤子边说：“这个好物怕是世界上只有一个。”

冯亦鸣将猪眼撑开：“是皇帝的圣旨？”

韩岐之慢慢地打开，露出了一册线装的书来，冯亦鸣凑过去，仔细地看，认出了那书上面的字，也念出来：“雌月季……是啥好书，不会是大清焚烧的禁书，还是曹雪芹儿子写出的《红楼梦》的续本？”

韩岐之就压低了声音：“是一本天下奇书，乃是大清王朝藏品中的遗失本，出自一位后宫女人之手。这女人后来出了红墙削发为尼，一生只研究养花，她也只养月季，她能让一株月季上开出三种颜色花瓣各异的月季花来，叫做一母生三子，三子各不同，乃是乾坤奇见之物，被圣上赐作雌月季，这秘籍本不该外传，但你有了这本书，就有了天下少有的奇物，它会给你带来滚滚的财源，让你不光拥有这小小的木香镇，还会让你拥有关东望不到边际的土地……”

冯亦鸣倒吸一口冷气，擦着手上的汗，接过这书，道：“我……我受此物，是不是礼太大了，我有些受不了。”

韩岐之咳了一声说：“你的大德，就该让你拥有此物。你

救了我的命，也只有你能救我的命……如果我这样人不人鬼不鬼地活下去，也只有死路一条，但你让我活了。你也许不知道，我活下去意味着什么，我有我的天堂！”

冯亦鸣又将书包好，掖到怀里，说道：“这书，我就收下了。你先服下这些药。服完，我还会去给你讨来！”

韩岐之就拍着冯亦鸣的肩：“大哥，我的大哥！”眼泪就下来了。

……

锦州的宋氏金店开张，来到木香镇，要十八盆济红月季，且让肖济红亲自护送，并为其养护三天，报酬是一枚镂着“济红”字样的金坠，肖济红当然要去。肖济红将家安排妥当，又让劳金照顾好花窖和韩岐之，当日就出发了。到了锦州是黑天，住了一夜，第二天就将花摆到金店的门口，红得很晃眼。金店的宋老板是个读书人，很斯文，在门口赏花，也吟一联……

红火月季季季红火

花香扑面面面花香

肖济红就将花枝作了修剪，又施少许的花肥，叮嘱金店的用人如何浇水。做得妥当，就问老板，还有什么吩咐。老板笑了：“一切妥当，只请花姑进后宅的堂内饮茶。”

肖济红笑道：“妇道人家不敢登朱门圣殿，谢老爷抬举。”

老板就笑：“喝茶事小，有一熟人与你一见，事大。”

肖济红就觉蹊跷，迟疑了一下，还是随老板进了金店的后宅院。宅院很宽敞、幽深，门槛下铺着整齐的红板石，一直到正堂。推门见堂内檀香板铺地，地当央摆着红木八仙桌，

桌旁早就坐了两个人。肖济红看仔细，便也吃了一惊：一个是笑面的白胖子，另一个是半枝莲！

肖济红有些不知所措，她不知道半枝莲是不是故意让她到这儿来的，就不悦地说：“半枝莲，我们在这儿，不是巧遇吧？”

半枝莲急忙站起来：“姐姐坐下，我是有意让你在这儿与我见面的。这些日子你们家里已经有了药捻子味儿，你家韩岐之说不准会雇了杀手把我杀了，我更知道，你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，这究竟是咋回事呢，现在该到了说明白的时候……现在我给你介绍个人，我的把兄弟，关东第一大善人，宋万河，也是金店老板宋万江的弟弟。”

笑面的白胖子也站起来：“幸会，幸会，早知肖济红的芳名！”

肖济红坐下来，镇静一会儿，对半枝莲说：“弟弟，你咋从没跟我说起宋大哥啊！”

半枝莲就笑：“说过，说过，只是我没跟你说过宋万河的名字，我不是跟你说过，大青顶子的二瓢把子……他就是大青顶子的二哥啊！”

肖济红就心里咯瞪一下子：半枝莲到底还是将二瓢把子请下山来。肖济红对二瓢把子只是听说一些传闻，说他不是真正的山匪，是个读书人，没上山之前是个私塾先生，上山也是被大瓢把子掠上去的，他一直做大瓢把子的军师。实际上这些年大青顶子的半壁江山该是宋万河给他打下的，山上的打劫大计都是宋万河定的，且他又定了一些不掠医家，不扰平民，不祸害妇女等一些取信于民的山规，这也是山匪在

山上扎住脚的根本。见宋万河面相和善，肖济红也就放松了：“二哥为人仗义，木香镇都称你英才，今日见了，果然如此。”

宋万河也说：“不能说是英才，但我宋万河是讲义气、讲良心的人。”

宋万江给他们几位倒完茶，说：“你们几个聊，我出去照看一下。”就出去了。

半枝莲对宋万河道：“二哥，你就跟济红说说吧。”

二瓢把子宋万河说话的声音很慢，也很斯文：“济红妹子，此次与你见面，既是半枝莲兄弟安排的，也是我要见你一面。你的月季花就像你人一样纯朴，但再好的花也经受不住风霜，再好的人也经不住非人的折磨。这几年，你一直为寻找伤害你丈夫的凶手而铆足了劲儿，有找不到凶手誓不罢休的劲儿，也是苦了你。今儿我要告诉你，伤害你家韩岐之真正的凶手是我们山头的大瓢把子……”

肖济红异常冷静地插了一句：“我想你会告诉我这句话，但宋大哥得拿出让我信服的证据和说出让我信服的理由。”

宋万河道：“韩岐之应该说是是一个不错的医家。他本该好好地为人医病，做到一个医家遵守的德行，但他做了触怒大瓢把子的事……大瓢把子原先和韩岐之还是朋友，因为韩岐之为大瓢把子爱着的女人小瓷瓶医过病，大瓢把子也给过他不薄的报酬。韩岐之真正变坏，是由一个女人带坏的，这个女人是大清臣老的遗孀陈六屏。陈六屏到木香镇来，一是守孝道，二也是图个安全，因为陈六屏的丈夫许殊堂是大瓢把子的恩人。当年大瓢把子是京都直隶提督下的泰宁镇的总兵，驻守易州，因误伤了皇族，被押到刑部待处，是刑部尚书许

殊堂在圣上面前为他冒险说情，才免他一死。大瓢把子后来解甲归田，后来又做了绿林英雄。大瓢把子不会忘了许大人的恩情。陈六屏到木香镇，当然要找大瓢把子，大瓢把子也把她奉为座上宾，又称为婶娘。大瓢把子关照她的生活，帮她买下了雨轩楼。雨轩楼是冯家的大家财，不肯出手，但慑于大瓢把子的威严，还是让给了陈六屏。你可知道，这购房子的钱可都是大瓢把子出的。陈六屏在木香镇过得很悠闲，这应该是她最好的归宿，可谁知道陈六屏并不是个守妇道的女人，她是一个贪心十足的女人。她每个月左右都被我们接上山，我们为她设宴，像对待一个祖奶奶那样侍奉她。大瓢把子没有亲人，就把她当做了亲婶，有啥事都不瞒着她，有啥话也都对她说，在这方面我和大瓢把子也有分歧，我曾劝大瓢把子不要对陈六屏太亲近，不要对她太实诚，因为我早就看出这女人是个有心计的女人，她从来不笑，也从来不仔细说自己的事情，我要大瓢把子提防着她，大瓢把子不信，说她是一个无援无助的寡妇，是因为信得过他，才来投奔他，他要对得起许殊堂……想不到的事情到底发生了，陈六屏在那年的夏天忽然失踪了，她将雨轩楼又卖给了冯亦鸣，得到了一根金条，这些她是背着大瓢把子干的。这时大瓢把子才觉出蹊跷，我们在清理山上的财物时发现我们的家当，有一半被陈六屏盗走了，她盗走的是四根金条……”

肖济红插言：“这好像跟韩岐之没有关系……”

宋万河这时从怀里掏出一个很厚的牛皮纸信封来，拍在桌子上：“大妹子，你看，看完这个，就知道韩岐之和陈六屏有没有关系了……”

肖济红先看到的是信封上的字：陈六屏亲启。

肖济红又掏出了信，在桌子上铺平，仔细地看……

六姐：

你已走月余，弟痛思之。你在他乡谋活可不必担忧困苦，高枕无忧乃枕下富足，惟怜六姐深夜梦短，长季元春，弟与姐滋润无奈，待我家眷北迁，安顿平生，春圆月满，再续婵娟……

肖济红放下信，长叹一口气，但仍是疑惑：“这信可有深谕未透？”

宋万河道：“此信足以说明，陈六屏盗走我山上的家财，乃是韩岐之共为，我们已探明，陈六屏逃走那日是韩岐之一直送她到的锦州……”

肖济红又问：“他为何不与陈六屏一起逃走呢？”

半枝莲道：“这也是他们的精明所在，一起逃走就一下让大瓢把子看出是咋回事了，这样做也是为掩人耳目。陈六屏先走，过一段时间韩岐之再去追。陈六屏很歹毒，她盗走了金条，又栽赃到宋万河的身上，将宋万河平时用的烟壶丢到藏金条的地方，大瓢把子好悬没杀了宋万河。宋万河的大哥过去在奉天就开金店，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宋万河会把金条盗走……多亏大瓢把子多动了些脑子。大瓢把子知道，宋家有万贯家财，宋万河被大瓢把子掠上山，原是想绑宋家的票，但大瓢把子被宋万河的才华折服，把宋万河留在山上，又给宋老爹送去一根金条，想起这些，大瓢把子就不会猜疑是宋万河，也就是在一个月后，大瓢把子的人，在邮差的手里截了那封信，但顺着那信的地址，没有找到陈六屏，她又转了

地方……”

肖济红还问：“既是这样，该捉了韩岐之，拿他是问，为何只是残了他？”

宋万河道：“捉了也没用，这样反倒会打草惊蛇。我们残了他，是为了不让他动弹，我们怕他逃……我认定，陈六屏知道韩岐之残了，肯定还会来救他，陈六屏需要他，也是真恩爱着，留着韩岐之，是为了引陈六屏再来木香镇……”

肖济红道：“你们已经残了他，他已经不是个真正的男人，陈六屏还会来吗？”

宋万河说：“是我们的人失了手，本该是打断他的腿，因为打断他的腿，韩岐之自己会接上。谁知这个人是个笨蛋……估计，陈六屏不会知道。”

肖济红又道：“你们今天为什么将这事原本地告诉我，是有求于我吗？”

宋万河道：“已经六年过去了，我们一直不知陈六屏的下落，我们一定要找到她，因为山上的大瓢把子得了重病，没几天活头了，死前找不到陈六屏也闭不上眼。现在看，只有韩岐之知道她的下落，如果韩岐之能说出陈六屏的下落，我们找到陈六屏，和韩岐之的账就一笔勾销，如果找不到，我们就在大瓢把子咽气那天，杀了韩岐之，为大瓢把子殉葬……我想，我这么说，大妹子就该明白了。”

肖济红道：“我尽力。韩岐之不可能跟我讲实话，我试试看……”

肖济红在回去的路上见到了高万甫。高万甫回老家探亲

去了。这次返回来人瘦了许多，他自己驾了一挂四马大车，车上装着很多樟子松木头，他就坐在木头上挥鞭子赶车，是他先看见了肖济红。

“咋能在锦州的郊界看见大妹子？”高万甫问。

肖济红是坐着雇的车，见是高万甫就让车夫把车停了，给车夫一些碎银把雇的车打发走，就上了高万甫的车，说：“还不是来锦州联系生意，眼看到了八月，正是结婚的好季节，门市开张也是好时候，就出来，在家等主顾生意就淡了。”肖济红没说实话，她看出高万甫的眼睛在盯着她。

高万甫只是淡淡一笑：“妹子，也别太累了。”

肖济红问：“嫂子好吗？孩子好吗？”

高万甫道：“你嫂子好，只是头发都白了，儿子快结婚了，我又常年在外，她是惦记。”

大车走出一段，肖济红还是忍不住问：“你为什么不回老家？你在木香镇的官饷有限，和我做生意的钱也是屈指可数，如果大哥在老家做些事情，凭你的精细和勤快，不会比在木香镇挣钱少，大哥，能和我说说心里话吗？”

高万甫就有些脸红了：“挣钱是一个方面，我自然有在木香镇呆下去的道理，我觉得在木香镇我能活出滋味来……有些事，你也不必细打听。说实话，我这辈子活得很窝囊，但我也不是一个破罐子破摔的人。”

肖济红又问：“是为了一个女人吗？”

高万甫使劲挥了一下鞭子，把话岔到了别处：“老家的苞米今年长得真好，我已经吃到青苞米了。”

快到木香镇时，肖济红又说：“大哥，你和半枝莲有什么

仇？”

高万甫怔了：“我和他有什么仇，他唱他的戏，我做我的事儿，我们也是井水不犯河水。你是不是看我推算出半枝莲是害韩岐之的凶手，你就以为我是和他有仇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账目往来，也从来没为什么女人争风吃醋过，仇在哪里，我倒要听听大妹子的，你说我和半枝莲有什么仇吗？”

肖济红想了半天，笑了：“我想给你讲一段月季交配的故事。月季别看它是植物，其实它也和人一样，也是有雌有雄的。所不同的是，雌性和雄性的月季都开花，但它们的花朵有秘密：雌性花朵不是一模一样的颜色，比如，虽然都开红花，可深浅有别，而雄性不同，怎么看，它们的颜色都是一样的；再有，雌性月季如果施以奇术，会开出几种不同颜色的花，这是雌性的奇特所在，雄性如果受寒，会开出散淡不成朵的花，也叫谎花，不会结出果实；还有，月季的药用，雌性花朵可入药，雄性花朵有小毒……”

高万甫咧着嘴：“大妹子讲这故事，是啥意思？”

肖济红说：“你和半枝莲，都有小毒……”

高万甫也笑了：“这话听着挺好的，男人有毒无妨，俗话说无毒不丈夫也！”

肖济红走进自家院子时，她竟看见韩岐之正拄着拐杖在门口晒太阳。这让肖济红大吃一惊。“回来啦！”韩岐之的声音也有了些阳气。

肖济红走近他，要扶他进院，他摆摆手：“我要多晒一会儿太阳。”

肖济红就径自进了屋。这一个多月，她也在仔细地观察

韩岐之，她也看见了那罐子里的药。每天他不让肖济红插手，自己精心煎药，每天他两次服药，服药时发出的咕嘟咕嘟的声音，让肖济红感到心惊肉跳。肖济红心里暗笑，就是服了灵丹妙药，他照样是一个废人。原来韩岐之走路是要人扶的，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他竟能下地拄拐走路，肖济红现在感到韩岐之是在做最后的挣扎，她希望他能恢复成一个完整的男人。这样她就可以坦然和他分手，他可以去找陈六屏。

这晚，肖济红做了几个好菜，又打了一瓶好酒，吃完了，喝完了，她要为韩岐之煎药，被韩岐之拒绝了：“多谢你的好心，这几天的途中劳累，也够你受的了，你还是歇着，我自己慢慢地煎……”

肖济红说：“你是怕我在你的药里下毒？”

韩岐之搅着药锅说：“你不会，你巴不得我早点好。”

两人都沉寂了。药锅在咕咕地响。

肖济红说：“你早点好，不是你的福气？”

韩岐之说：“跟着你，啥时都是福气。”

待韩岐之把一大瓷花碗汤药喝下去时，肖济红突然问他：“现在陈六屏可好？”

韩岐之噎了一下，半晌平静下来：“哪个陈六屏，是街东摊煎饼的刘萍妹子吗？”

肖济红就笑：“别装了，总像贼一样过日子累不累。别忘了，陈六屏是你的相好。”

韩岐之有呕的感觉，肖济红就递给他一碗糖水，韩岐之挡住了。停了半天，他才慢慢地说：“陈六屏是我真正爱过的女人，陈六屏也是一位真正有才华的女人。不过，我和陈六

屏并没有发生什么，她就悄悄地从木香镇走开了，消失得无影无踪……”

肖济红说：“是啊，她走了，可她走得并不光彩……她没走时，是木香镇人人都尊重的女人，她走后，却是一名盗贼！”

韩岐之突然发怒：“不，她不是盗贼，是别人对她栽赃！”

肖济红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韩岐之道：“说陈六屏是盗贼，那是无稽之谈。论财富，她可以买得一个木香镇。当年陈六屏完全可以不到这里来，她是为了尽孝道。她和大青顶的土匪相处得也很好。朝廷新军想灭了大青顶的土匪，十六营也要占领大青顶子，是陈六屏从中周旋，使大青顶子的土匪化险为夷。大瓢把子是个无知的土匪，他连字都识不上一百个，一生中净做蠢事。陈六屏读书万卷，做事沉稳，亦不是寻常女人，大青顶子有了陈六屏做幕僚，可说是战无不胜，但她一颗坦荡的心却遭人嫉恨，二瓢把子便栽赃陷害她。二瓢把子容不得陈六屏参与山头之事，于是对陈六屏动了阴谋。大青顶子丢了金条，非他人所为，纯是他们内讧的结果，二瓢把子正在等着坐头一把交椅。陈六屏走了，干干净净地走了，她去过她的新生活……”

肖济红脑子很乱，已经捋不出来是是非非。

肖济红很疲惫地问：“你不是想去找她吗？”

韩岐之说：“我找她已经没有多大意义。要是我当初想跟她走，也就走了。因为她走时，一再劝我和她一起走……这是真的。如果我真的和她走了，也不会落到现在的下场。”

肖济红问：“你为什么不跟她走。”

韩岐之说：“因为我家。我不能对不起我的父亲和我的

岳父。更不能对不起你。”

肖济红道：“今天我才听出你的真话来。”

韩岐之说：“我今天没有一句假话。”

肖济红又给韩岐之倒一碗糖水，问：“你说陈六屏是你真正爱过的女人，能不能跟我说说，除了她有才华，还有哪些地方值得你爱。”

韩岐之想了想：“她做女人做得很周密。我当初认识她，是她到我这里给她的婆母抓药，她婆母咳嗽，刚好那天我也咳嗽，谁知她下午又到我这里来，端来半碗煎好的药，说，我把你的也煎了……她知道我生活中还没有女人照顾，就常来关照我。”

肖济红说：“有时给她推拿、针灸，不管她有病没病，她可以光着身子让你推拿，你可以光着身子为她针灸……我没说错吧。”

韩岐之道：“这话是蠢话。”

天快黑下时，肖济红说：“你还知道陈六屏现在的下落？”

韩岐之说：“知道。”

……

冯亦鸣走进肖家花铺，大摇大摆的，文明杖撩起尘土。他看见肖济红给花施肥，也不介意：“岐之的病好了？”

肖济红头也不抬：“那你得去问他。”

冯亦鸣觉得这话说得唐突，就说：“我是说他这些天不是有些伤风？”

冯亦鸣走进韩岐之的屋子，急忙把门关上。韩岐之还在摆弄“绝棋”，抬眼看冯亦鸣，就笑：“大哥，正想你哩。”

冯亦鸣从怀里掏出布包，扔在炕上：“岐之，你这诚实人，咋也做起唬人的事来？京城藏书馆的文物鉴定先生认定这是五年内的临摹文，并不是真本。这书不值几文……”

韩岐之道：“它的价值不是文物价值，而是内容，它的内容是秘诀，内容才是价值。”

冯亦鸣道：“既不是真本，它的内容怎会是真的？且这内容灰晦、生涩难懂，比看天书还难，你这不是唬人吗？”

韩岐之道：“那你说咋办？”

冯亦鸣道：“现在你服了十服药，至少得服三十服……我要你的花铺抵价。”

韩岐之道：“这要和济红商量。”

肖济红推门进来：“可以把花铺给你。”

冯亦鸣和韩岐之都怔了……

5. 血溅雌月季

木香镇北的艾蒿山传出低沉的喇叭声。是一曲悲调《雁荡沙滩》。田间的农人都不见了，一条通往木香镇的山道也变得冷清。山道的出口有几个披麻戴孝的人，笔直地站着。也有胆大的木香镇人跑到山道口上去偷看，带回一个让木香镇人都惊讶的消息：大瓢把子得痨病死了！

大瓢把子的死，对木香镇人来说，吃不准是喜是忧。大瓢把子这些年没有伤害木香镇人，人们都知道他是个义匪，但他的死，多少也给木香镇人带来一些不平静，因为大瓢把子死了将会给木香镇制造一些故事。

肖济红正在镇北的松树林里挖松针腐土。松针腐土是月季的最好底肥。肖济红的小毛驴车拴在一棵松下，车上的几只柳条筐装满了松针土，她正要歇一会儿，就被不远处的喇叭声惊住了，她知道是大瓢把子死了。从大青顶子下来的人都穿着白衣服，但一面旗帜很显眼，是一面黄旗，镶着蓝角，上面绣着“大鹏”，大瓢把子的名子叫朱大鹏。

送葬的队伍人不算太多，前面有几个僧人，一口红棺材夹在中间。

肖济红有些担心，因为她看出大瓢把子的葬地也许就在这片松树林。她急忙解开拴驴的僵绳，将驴车赶走，她知道将驴车赶到路上去，会和送葬的队伍撞个对面，就急忙将驴车拐向西边，那儿有一条沟，她想躲在那里。等大瓢把子下葬后，人走了，她再走。果然，大瓢把子的墓地选在了松树林的阳坡，其实墓穴早就挖好了。

下葬的法事做得很繁琐，几个僧人轮番念经，喇叭也吹得断断续续。肖济红怕喇叭惊了驴，以防不测，她用羊肚子毛巾把驴的嘴巴系上，然后，她趴在沟坎上，看山坡上下葬的风景……

沉寂的生活，已使她多年没有看热闹的机会，尤其是看下葬。她对下葬有一种美好的感觉。她在看下葬时感觉出了归于自然的那种平静。

肖济红仔细地注意每个在墓穴前沉寂的人，忽然她发现了一个人，哭得很厉害，他本来是一个粗壮汉子，但他在哭时却像一个女人……看着，肖济红的头皮有些麻，头发也竖起来，她认出了他，她感到意外：怎么会是他！

肖济红的头有些昏了，她觉得松树林里有股血腥味。

傍晚，肖济红敲开了高万甫的房门。高万甫正在往灶里添柴，让人不可思议的是，高万甫把他精心制作的家具都拆了，变成了一截一截的烧柴。灶里的火很旺，锅里煮着什么，散发着香味。

“大哥，在煮饭？”肖济红又嗅了嗅。

高万甫道：“在煮肉，是驴肉。我用三根樟子松木头，换了一头受伤的驴，我会酱驴肉，但这头驴太老了……”

肖济红进了里屋，高万甫也随着跟进去，他们都坐在炕上。炕很热，他们都往炕沿边挪了挪。还是肖济红先说话：“大哥回老家，拉回了十二根樟子松，用三根换了一头驴，剩下的九根哪里去了，不会在院里放着吧。”

高万甫说：“打了一口棺材。是我用三天的工夫打的，都是用的卯，没有钉，也没有用胶，是我这些年最好的手艺……”

肖济红问：“给谁打的？不是给自己。”

高万甫就苦笑：“我是个贱身子，死了也只配一口薄木棺材。这棺材是给我最敬佩的大哥打的……”

肖济红也笑：“是大瓢把子朱大鹏？”

高万甫把头低下了：“是他。”

肖济红拍着炕席花，扬起了尘土：“高大哥，这么些年，我一直拿你当我的大哥待，我们毕竟是老乡，人不亲土还亲，可你却做出了人不人鬼不鬼的事儿来，想不到你是大青顶子的人，你该知道，我男人就是大青顶子的人害的，而你又和

大青顶子的人串通一气，今天我也看透了你们，现在你们该说出来，谁是害我男人的真正凶手……”

高万甫抄起了烟袋，装满，又点着，长吐一口烟，看着窗外：“大妹子。我对不住你，也对不住岐之，我不该这么些年没有跟你们说实话，可我也有我的难处啊。从直隶军那儿逃出来，我本该回老家，我有手艺，可以养家糊口，但我是穷怕了，我不得不投奔我的把兄弟朱大鹏。朱大鹏既是我的把兄弟，又是我的武术师兄，我投奔他来，本来可以到大青顶子去，也是他让我在木香镇留下来，做了他们的匪眼……这些年，我其实在为大哥做事，只是我隐蔽得很深，每年大哥都给我不薄的报酬。但这些年，我并没有做坏事，我大哥朱大鹏也没有做坏事，我对得起我的良心。说实话。我和大哥净做些为民除害的事儿……木香镇以前有赌局，赌局的掌柜心狠手辣，在赌局上做手脚，让许多人倾家荡产，让我秘密把他杀了。恶女小瓷瓶淫气扰乱了半条木香镇大街，也是让我暗中把她杀了……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妹子，其实我就是木香镇的影子阎观爷，我也抽冯亦鸣的红。可话又说回来，害了韩岐之的就是半枝莲。陈六屏不是一个平凡的女人，她读万卷书，讲天下道理，她几次上大青顶子，让大哥朱大鹏长了见识，大青顶子的几个大举动都是陈六屏的主意，大青顶子的兄弟们也看好她，将来陈六屏肯留在山上，就是山上无疑的大瓢把子。二瓢把子宋万河也是个精明的军师，自然看出了这步棋。其实宋万河是个阴毒的人，他早就想害死朱大鹏做山上的大瓢把子，这次大哥死了，也是宋万河害死的，山上的兄弟心里都非常清楚。宋万河对我不信任，所以我这个

匪眼只是朱大鹏的。宋万河在木香镇上也有匪眼，他不是别人，就是半枝莲。说起来，恐怕你还不信，半枝莲不是一个地道的戏子，他比宋万河还要阴毒，连他的养父都是他害死的。这小子头脑机灵，又有见识，给朱大鹏和陈六屏设的离间计就是他的主意。更恶毒的是他取得了朱大鹏的信任，他说什么，朱大鹏就信什么。他在大哥面前笑时把脸都笑扁了，哭时能哭得满大襟都是眼泪和鼻涕，演戏演得让大哥不知是真是假。山上的黄金被盗，实际是他和宋万河所为，一半在宋万河的金店，一半归半枝莲所有。我这半年暗查他的财产，证明我的分析没错……”

肖济红插一句：“那你为什么也跟我说了一段半枝莲和陈六屏的那些假话？”

高万甫说，“我不得不说假话，我看出你和半枝莲关系太密切了。在我和半枝莲之间，你更多提防的是我，包括现在……你现在会疑惑：半枝莲害了韩岐之是为了你吗？不是。如果是就好了，那样还能看出他对你有了真心。他先派人暗杀陈六屏，但陈六屏早有提防，逃了。陈六屏逃走，宋万河和半枝莲感到会有后患，而追杀又很难，出了关东的地界，陈六屏很有势力。好在韩岐之没有走。说起韩岐之和陈六屏确有暧昧关系，而且他们同居过，就在雨轩楼。韩岐之也是让我佩服的男人，他本来可以和陈六屏一起逃走，可一是为了遮人耳目，再也是为了把你带走，于是又返回来，等待再逃的时机，这也中了他们的下怀，半枝莲认为应该把韩岐之打残，这样陈六屏就会回来救他。但他们想错了，陈六屏不会这时候回来，陈六屏其实没有逃远，她去了奉天，今年冬天

下头一场大雪的时候，她就能回来，而且不是一个人，而是奉系张大帅给她的一个骑兵营，她会和十六营一起平了大青顶子。为什么去年不来，而偏偏在今年，因为朱大鹏已经死了，陈六屏不想伤害他，她想杀死真正的恶匪……”

肖济红长叹口气：“你怎么办？”

高万甫道：“我该回老家了。我的四儿子也娶了媳妇。”

肖济红眼里有泪：“我……我该咋办？”

高万甫把眼睛瞪大，露出从来没有过的狡狴：“你知道该怎么办。”

翌日中午，肖济红写好了将花铺抵债给冯亦鸣的契子，自己先按下了指押，正要出门去冯亦鸣家，忽然大街传来喊声：“不好了！有人吊死了！”

韩岐之也拄着拐杖走出去，却见高万甫推门进来，他把肖济红也推进屋。

韩岐之问：“谁吊死了。”

高万甫说：“是冯亦鸣吊死了。”

肖济红倚着门：“他为啥吊死了？”

高万甫说：“可能是觉得活着没劲。”

肖济红直盯着高万甫，看出了他的异样。

韩岐之走近他，拐杖有些倾斜，高万甫扶他。他冷冷地说：“大哥，你不该整死他，他是个好人。”

高万甫低声说：“他要和宋万河做一笔大买卖，明天就要成交，所以今天就得收拾他。冯大哥太贪了，一个木香镇都不够，他还要整个关东。”

肖济红问：“啥买卖？”

高万甫说：“宋万河要给他三根金条，让他到奉天去取回一颗女人的脑袋……”

韩岐之瞪大了眼睛。

肖济红说：“你会有危险，你该回老家了。”

高万甫说：“我没危险。我让半枝莲戏班子里的一个戏子把他吊死的，我已经给了那个戏子两个金镗子，他已经走了。看来冯亦鸣也就值两个金镗子。此后。木香镇也不会有做红活儿的了。”

韩岐之说：“半枝莲不会饶了你，你坏了他的大生意。”

高万甫说：“我等着他找我。”

……

翌日清晨，肖济红到后院去看她的花窖。她不想在木香镇呆下去了，她要回老家去，但她又舍不得她培育的这些月季，现在正是花开的旺季，窖里的雌月季都结了骨朵儿，从骨朵儿的颜色上就能分辨出黑色、红色和白色。雌月季是不能移枝栽培的，只能用花子儿育苗，然后按秘籍上的技法……这需要几年的工夫。当雌月季花开的时候，不能冲着阳光，只能冲着月光，它是“极阴之美物”。面对即将诞生的属于它自己的美丽，肖济红有些不知所措。她不知道如何处置这盆雌月季。因为雌月季不能长途搬运。

她嗅着花窖的香气，也许是她整天都嗅着月季的香气，使她辨出花香里也有腥味和苦味！

走出花窖时，她的伤感变成了一声长叹。她的长叹冲淡了眼前的晨雾时，她也清晰地看见了那个熟悉的墙豁子，而

那墙豁子上的人头也让她一惊，但她又马上镇静下来，她好像感觉到，他该在那儿出现。

“姐，我等了你一个时辰。”半枝莲的嗓子仍是沙哑的。

“你过来吧，进院里坐坐。”肖济红招呼他。

“姐夫他……”半枝莲没动。

“他去为冯亦鸣守灵，得三天三夜。”肖济红坐在院里的花架子上。

半枝莲轻盈地跳了过来，也坐在肖济红身边。

肖济红看半枝莲的脸是青白的，眼圈是黑的。就说：“你真够累心的啊。”

半枝莲不说话，却抓住了肖济红的手，肖济红把他的手推掉了，又说：“弟弟，你和冯亦鸣也有些交情，在我家也一块吃过饭，喝过酒，他死了，你也该去送个花圈，吊唁几句。他的死，也许你更悲伤。”

半枝莲直直地看她，仍是不说话。

肖济红接着说：“天儿越来越凉了，戏也越来越好唱了，不知弟弟往后该唱哪几出？是《九月红》，还是《逃婚记》……”

半枝莲又抓住肖济红的手：“姐，别说了，也许你已经知道了木香镇这些年的乱七八糟的事儿，也许你听了哪个人的胡言乱语，不管谁说什么，你是我的好姐姐，我没把你当外人，你也该相信我……”

肖济红蓦地站起来：“半枝莲，我肖济红心里就是一面镜子，谁是谁非，谁丑谁美，都照得一清二楚。我是一个女人，我来到世上，不是为男人来的，我虽然成就不了大事情，可

我知道我该怎么活。这些年来，你一直待我不薄，我不管你对我情意是真的，还是假的，但在我一个女人最艰难的时候，你是我依靠过的男人，我在心里最难受的时候，总能在你那里得到安慰，这些对我来说，已经足够了。我还要感恩你。褪去画皮，不管你是个人还是个妖，可我还能看出你是我疼过的人，你也疼过我……在你的生死关头，我还要拉你一把。半枝莲，我想听你一句话：你到底对我是不是真心实意？以前你说过要娶我，是心里话吗？现在太阳快出来了，你要对着东边说……”

半枝莲拉紧了她的手，果然面向东边：“我真的从心底里爱着你。”

肖济红复又坐下：“那好，既是这样，你今儿就收拾收拾明儿我们一起走，我们到关里去，我们去没人识得我们的地方，去好好过日子。”

半枝莲也蓦地站起来：“不，姐姐，我不能让你去过清苦的生活。我是一个苦孩子，这一辈子我尝尽了人间的痛苦，我拼死拼活这么些年，就是有两个愿望，我要出人头地，我要娶一个好女人！大青顶子上的人不是山匪，他们是英雄，而我也不是一个戏子，我在台上演的都是娘儿们，可我要在人生的戏台上演一个英雄好汉！我天资聪慧，智谋过人，我要和宋万河一块打天下，不瞒你说，宋万河早晚也是我的手下败将，将来关东的地界，是我和张作霖平分天下！姐姐，你该是我的压寨夫人，到时你也知道了当娘娘的滋味……”

肖济红将他拉下，道：“你的君王梦只能到阴曹地府里去做，而你不与我走的话。你是死定了……”

半枝莲一笑：“陈六屏算个什么，一个快五十岁的寡妇。她的智谋要胜我一筹，就不该逃出木香镇，她该把我和宋万河一块灭了，她没有这个本事，我等着她，我要用她的人头骨做一只精美的蜡台，让她的阳光为我照明……姐姐，瞧好吧。今儿我起大早来，是要你离开木香镇，到大青顶子去，晌午我用马车送你。你得快离开，不然明天就要有好戏，大青顶子的人要先灭了十六营，然后到木香镇上来杀人。松树林大瓢把子的墓地又挖了两个坑，一个是埋韩岐之，一个是埋高万甫的，到时我怕吓着你。”

肖济红又笑：“看来，你谋害韩岐之，也是为了我了？”

半枝莲又贴近肖济红：“为了你，也为了我们以后过天堂的日子！”

肖济红收住了笑：“等你当了关东王的时候，我再找你。”

半枝莲道：“你就真不跟我上山？”

肖济红忽然哭了：“不管你爱不爱我，但我这辈子最爱的男人是你，就是你在利用我，我也不觉得后悔，因为我这辈子总算真正爱过一个男人。我不能跟你去，我不是认为我不值得为你殉葬，而是我天生不能成为英雄的女人，现在我才看清，我们不是一路上的人……”

半枝莲也哭了，但他不是在做戏，一会儿他擦干了眼泪，说道：“在英雄和女人面前，我只能选择英雄……”说完，他从怀里掏出一根金条：“姐，你去过普通人的日子去吧，弟弟给你的是你后半生的钱，弟弟时时刻刻也忘不了你，当我沦落贫民的时候，我还会找你……”

肖济红推开他的手：“钱对我来说，可多可少，钱多的日

子我会过得心慌。我也习惯了钱少够用的日子，还是你留下吧，去谋你的大事……”

肖济红站起来，走进花窖，一会儿她搬出了那盆雌月季，放在半枝莲的脚下，说道：“弟弟，你也许从来没有看见这盆花，这是一盆雌月季，它开花的时候，能开出三种颜色。为了培育这盆花，我用了四年的时间，现在它就要开花了。雌月季，是女人的花，这花深藏做女人的全部秘籍。我们交往这么些年，我没有懂得什么是男人，你也同样没懂得什么是女人。我把这花送给你，如果你活着，你就懂得了人非草木，草木精明于人的道理。”

半枝莲捧起这盆花：“姐，我会和雌月季同在！”

……

当晚，传来半枝莲在翠莲楼的戏园子门前吊死的消息，木香镇人都惊了。听到这消息时，肖济红不感到意外，她正在包着当年种下的月季花子儿。韩岐之已经能够扔下拐杖行走，他正在整理行装，准备天黑下时走。他说要去京城买药，其实他要干什么，肖济红心里很清楚。

“半枝莲死了，你的仇人没了。”肖济红平静地说。

韩岐之也平静地说：“半枝莲谋害了我。但我没有把他看做是仇人。我不知道这家伙为什么取了药名做艺名，他可能只取了半枝莲的花姿，其实半枝莲是一味消肿的解毒利肝的药，肝脾大的人，服这药有奇效，现在我忽然明白了，半枝莲一生苦煎，原是没心没肺，缺肝少胆，志大而人薄，他不是英雄，而是一个蠢材！把一个没心肝的蠢材当成对手，当成仇人，也是很没劲的事儿……我从心里并不恨半枝莲。”

肖济红说：“女人并不喜欢太精明的男人，我喜欢他。”

韩岐之叹道：“可惜，他不该落得这个下场，如果他不死，我会休了你，让他娶你。但现在晚了。”

肖济红说：“不晚，现在你该到休我的时候了，半枝莲虽然不能娶我，可我还是要嫁人，我要嫁个不争名夺利，不想做英雄，也不出风头的男人。”

韩岐之就指着靠墙的一只箱子：“那里有你的宝物《雌月季秘籍》，那上面还有一个宝物，就是我早写好的休书。”

肖济红盯着韩岐之，他的眼睛是红的。

“你知道是谁害死了半枝莲？他不是自己吊死的。”韩岐之说。

“说出来也会让你吃一惊，是高万甫。是他替你报了仇。”肖济红说。

韩岐之就哧笑：“想不到你也变得不精明，真正的凶手不是他，是山上的宋万河，是他派人把半枝莲吊死的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知道山上内幕的人都会这样推测。”

半夜时，韩岐之神秘消失。

肖济红在天快亮时收拾好行装，刚要走，高万甫的马车已经停在了门口。他们什么也不说，只往车上搬东西，其实肖济红已经没有什么东西，她已经把花铺给了冯亦鸣十六岁的儿子，她唯一能搬走的东西就是那只箱子。

大车在晨雾中疾驰。

但到了木香镇地界碑的时候，肖济红忽然让高万甫把车

停下。

“大妹子，要小洩吗？”高万甫问。

肖济红说：“是。”但肖济红下车后到桥下小洩一直也没上来，高万甫先是在桥上喊，见没回应，就下了桥，仍没有看见肖济红的影子，正在他四处寻找的时候，忽然“砰”的一声，从桥墩子后伸出一杆枪来，射出的子弹击中了高万甫，高万甫倒下了，这时从桥南侧的柳树丛里出来一群人，高万甫看见了肖济红。

高万甫还没有断气，他看着肖济红，说：“我……我到底还是死在了你的手上。”

肖济红问：“你该知道我为啥杀死你。”

高万甫道：“害韩岐之，是我动的手。因为我听大瓢把子的，大瓢把子听了宋万河和半枝莲的主意；害半枝莲也是我动的手，因为我听了宋万河的，不听他的，我也活不了……我杀的人太多了，我天生就是杀人的料。不是一个好木匠。”

肖济红指着人群中的一个人：“大哥，你可识得她？”

高万甫怔了：“识得，是陈六屏。”

陈六屏又举起了枪：“你如果昨天半夜不杀死韩岐之，我们会好好地待你。你贪心太重，你既当大瓢把子的杀手，又当宋万河的杀手，给你钱，你就杀人。其实你并不是回老家，而是去吉林找我，用我的人头去到宋万河那里换钱。其实你的命最不值钱。”说完，又给了他一枪。

肖济红发现高万甫死时捂紧了前胸，就解开他的衣襟，见是那册《雌月季秘籍》，已被血染红，还有一根金条……

人群又拥上了桥。

陈六屏对肖济红说：“今天下午，宋万河就要被我的骑兵营灭了，你还要到哪里去？”

肖济红说：“回老家的一个尼姑庵，我要出家。我要养花。”

陈六屏说：“这不是你的归宿，你的精明不在养花上，跟我上山吧，我们现在有六百多人，也有一百多名女人，我需要你。”

肖济红笑了：“好，我听姐姐的。”

.....

公元一九三四年，一支女子抗日队伍在辽河岸边活动，她们是被抗日联军收编的第九女子抗日纵队，队长就是肖济红。